南河全考

南河全考序

都水朱公敬韶行河之職纂南河志廣大悉備君子則之而復綜識大識小之精樹世法世道之鵠著全河考洪浸細流靡不具載源流支委靡不縷析按之

有圖稽之甚典古今治亂之故較若列眉賢哲疏築之奇洞如指掌注海注江之紀又不啻燭照而龜卜也觀于此而河瀆朝宗一目瞭然即經理平成可爲懿矩矣至若河役若河官若漕

邇若
貢舟併附其詳益知作者之苦
心明德罔遠所裨
國計民生實淵以厚非尋常文
藝已者舊弁南河志首予別爲
一帙用廣厥傳凡留心水土者

均遊目而有得也

旹

崇禎歲在癸酉仲春月既望日

淮南河堤使東魯徐標識

舊南河紀畧序

歲癸酉夏余承乏南河初至詢故事得謝公體升南河規則讀之第所載者河夫耳諸河務大都漫無可考迺河防多故余往來淮揚徐間日夜問水所聞長老言頗悉筆藏篋中會今歲秋大司空鎮山朱公過兹地與余譚河事且日泉洪閘署各有志而兹河獨缺盍圖之詒來者余不揣鄙陋

即采所聞見者彙分序次付之鋟梓葢存
梗槩備案牘焉爾如其潤色俟君子云
旹
萬曆甲戌季冬新昌熊子臣書

南河全考目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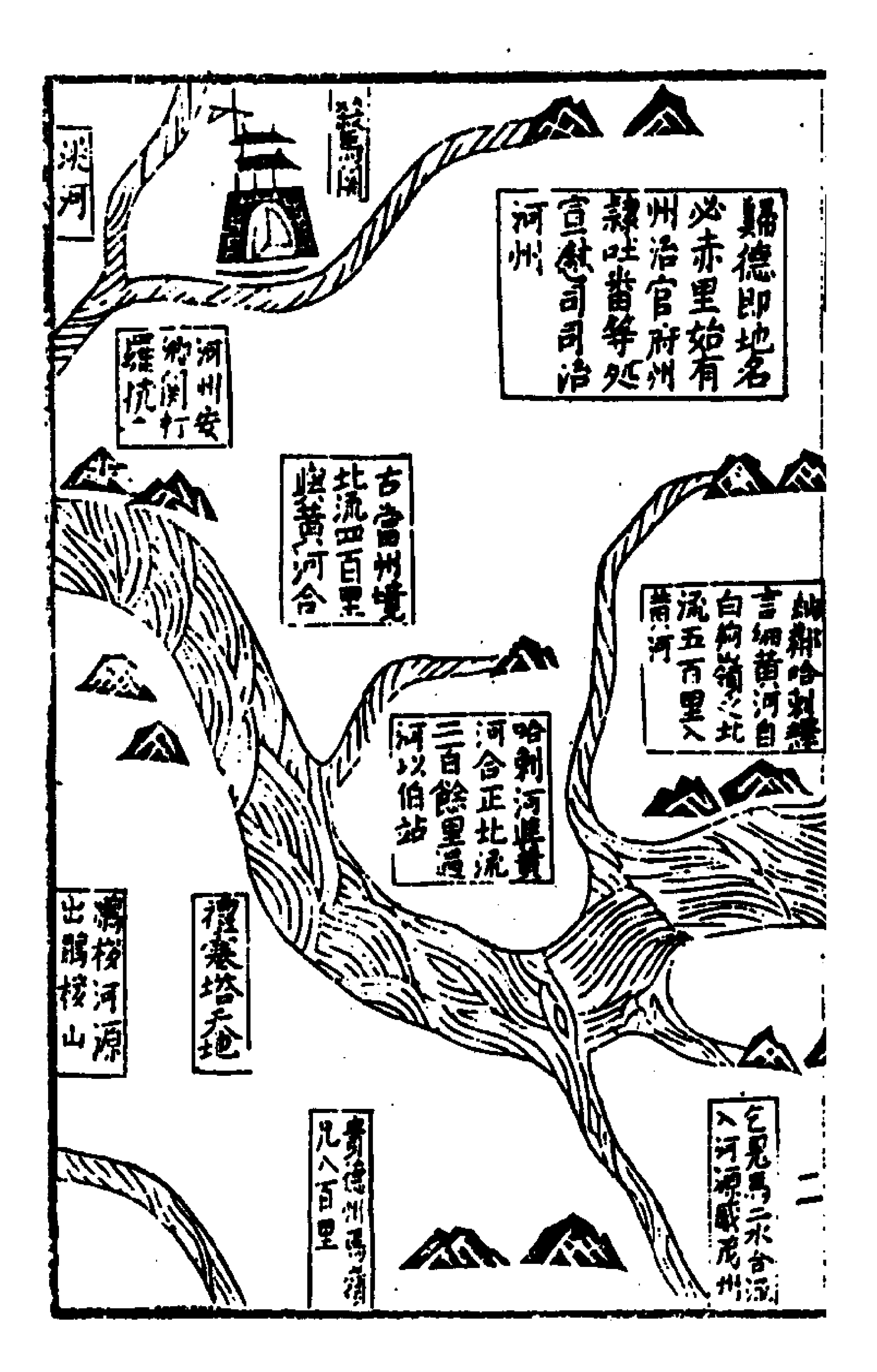


蘭河源出自南山其地大山峻嶺綿亘千里流五百餘里注也里河
蘭河
星宿海
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湧出入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為大澤曰火敦腦兒華
巨澤
巨澤
黃河源自星宿海至崑崙積石遠未嘗考積石而下其流有常禹貢曰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洚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渤海傳術如此自時厥後遷變不一



也里河
也里出河源亦出自南山西北流五百余里與黃河合岐為八九股名也孫斡論譯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度馬
廣近五七里匯二
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傅毛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束可廣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
崑崙山
西還東
騖欣川諸
赤賓河
乞里塔
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


里火禿兀河
源自南山正
北偏西流八
百余里與黄
河合
即麻哈地
番名亦耳
麻不莫剌
其山高峻
非常麓綿
亘五百余
里河隨山
足東流
哈剌別里
赤兀四達
之衝也多
寇盜有官
兵鎮之
撒思家即
闊闊提地
洞及闊地
二地相属
與亦西八
思河源
鉄豹衛之
北正北流
入黄河
冬夏不消土人
云遠年成水特
六月見之
崑崙迤西人
少山多南山
皆不甚峻水
溢散漫獸有
髦牛野馬狼狍
羱羊之類其
山東益高地
益漸下岸洋
狹隘有狐可
躍而越之処



洮河
積石關
歸德即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
河州安鄉關打羅坑一
古當州境北流四百里與黃河合
納鄰哈剌譯言細黃河自白狗嶺之北流五百里入黃河
哈剌河與黃河合正北流三百餘里過河以伯站
禮塞塔天地
騰校河源出鶻校山
貴德州馬嶺凡八百里
乞兒馬二水合流入河源臧龍州
二

洮河源出羊撒嶺

積石州即禮
禹貢積石

積石州

來羌縣

二百里過哨白城
銀川站與黃水
沿疊河合浩疊
河源出山丹州

西寧州

正東流五百
餘里過三巴
站與黃河合

洮水源自
唐宿雷谷

臨洮府凡八
百餘里與黃

又北流過土橋站
積石州來羌城廓
州構米站界都城

河合蘭州過小渡至鳴沙河應吉里州正東

臨洮府

寧夏東南行即東勝州經大同路白娘源豐安地南北關溪細流穿貫莫知紀山皆草石至曠若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里馬出貫德府界過

寧夏

正南流從隴州又過臨州凡千里余與吃那河合吃那河源自古宗州東南流陝西府綏德州凡七百余里與黃河合

受降城

凡五百余里界府河河西傾山凡五百余里與黃河合

黑水西流


大黃河
南流三百里與延安河合延安河自陝西蘆子關乱山中南流三百余里過延安府東流三百里入黃河
南流三百里與汾河合流汾河源自了栗朔武州之南乱山中
蘆子關
神山泉
榆河
通惠河發源於昌平州神山泉會為眼諸泉經都城入內府南出玉河橋由大通橋至
流過達北凡八百餘里由豐州西受降城凡七百餘里過大同路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黑河源自漠陽府之南正西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
沙河
白河
白河源出順天府密雲縣霧靈山南流會沙榆通惠之乾河至天津會衛河同入於海

西南流過管州静樂汾州晋寧路絳州又西流至龍門凡一千二百余里始與黄河合又流二百里過河中府過潼關

神京

通州與白河合

通惠河

大通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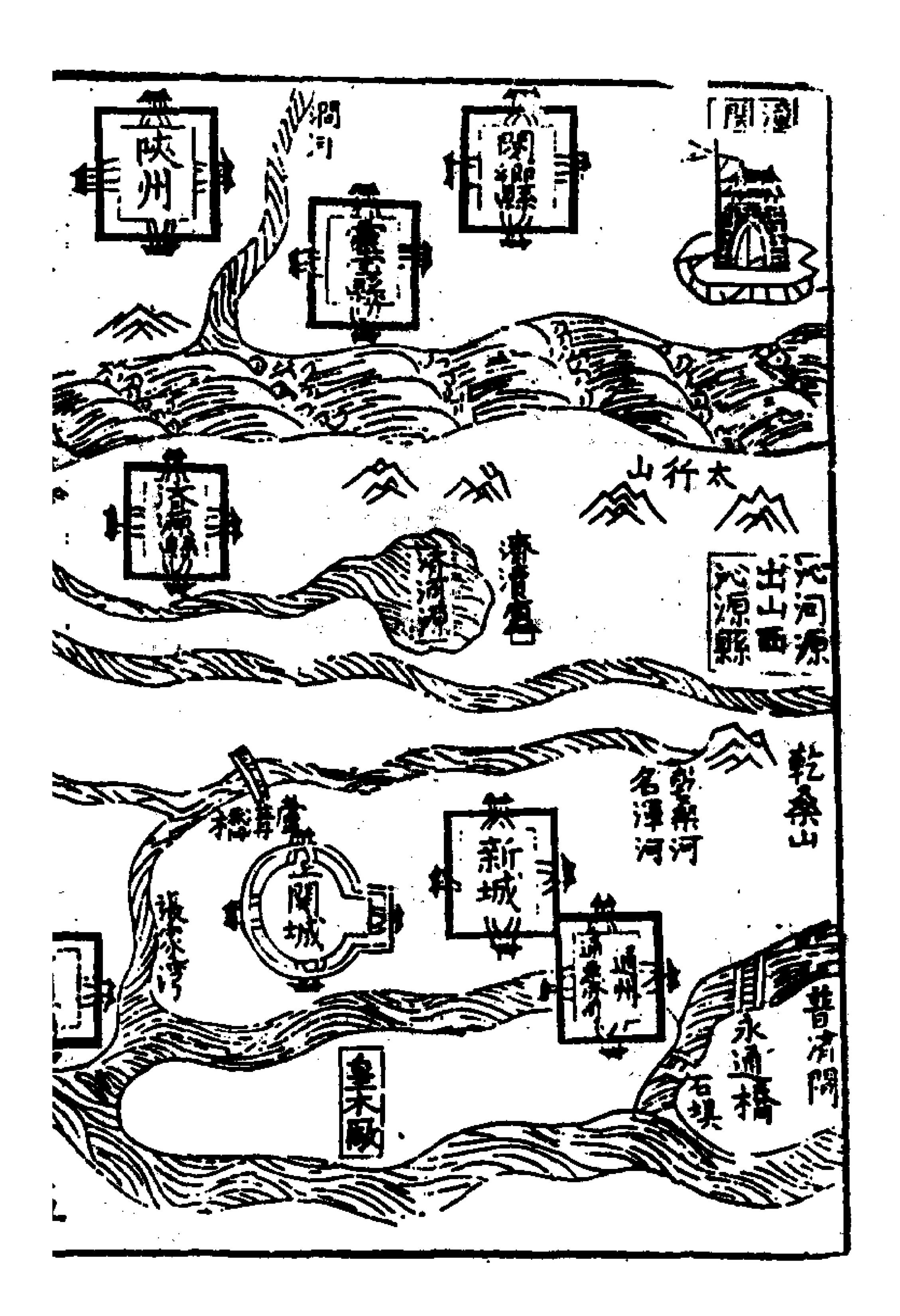
慶豐上閘

慶豐下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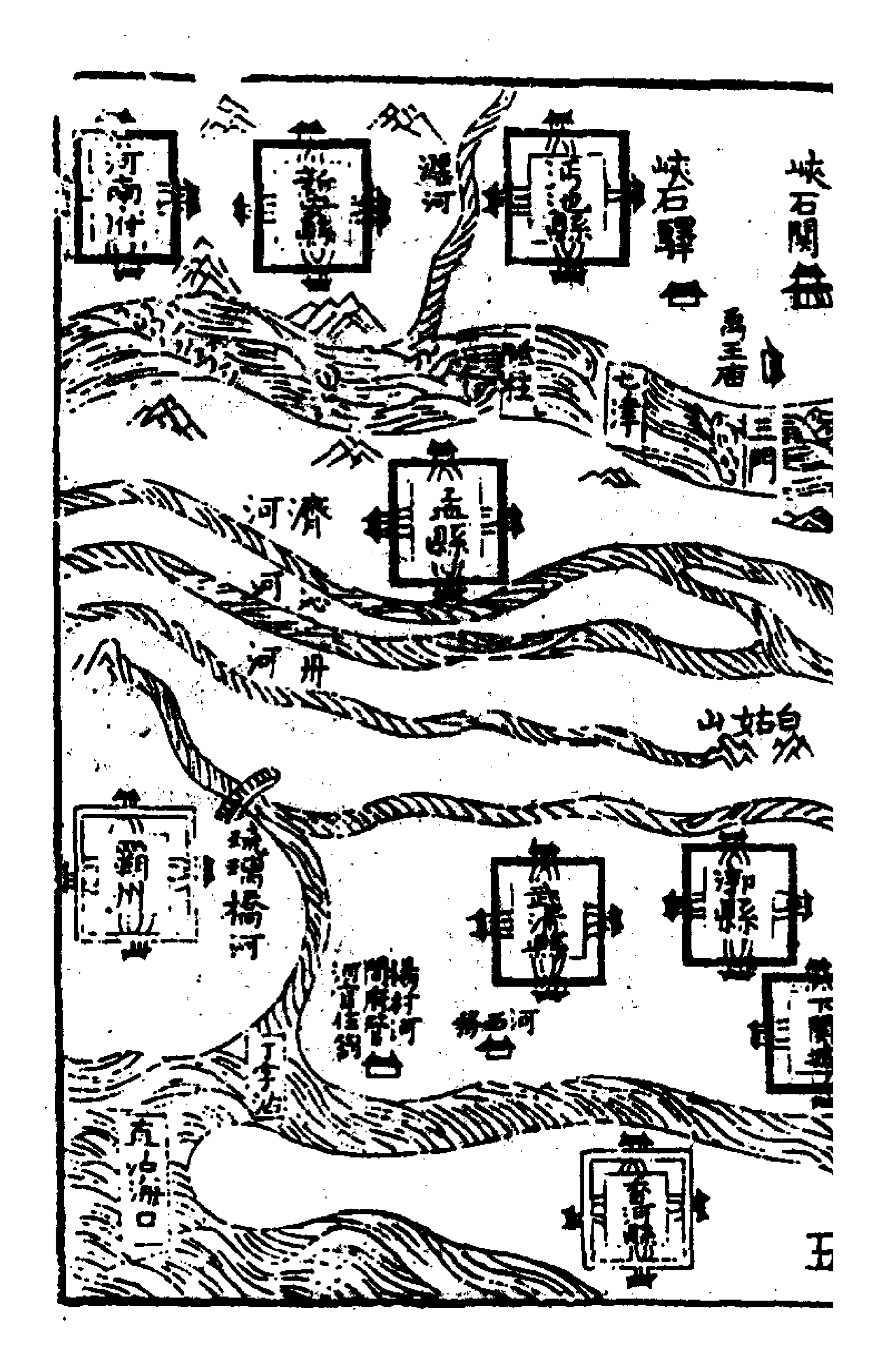
平津上閘

平津中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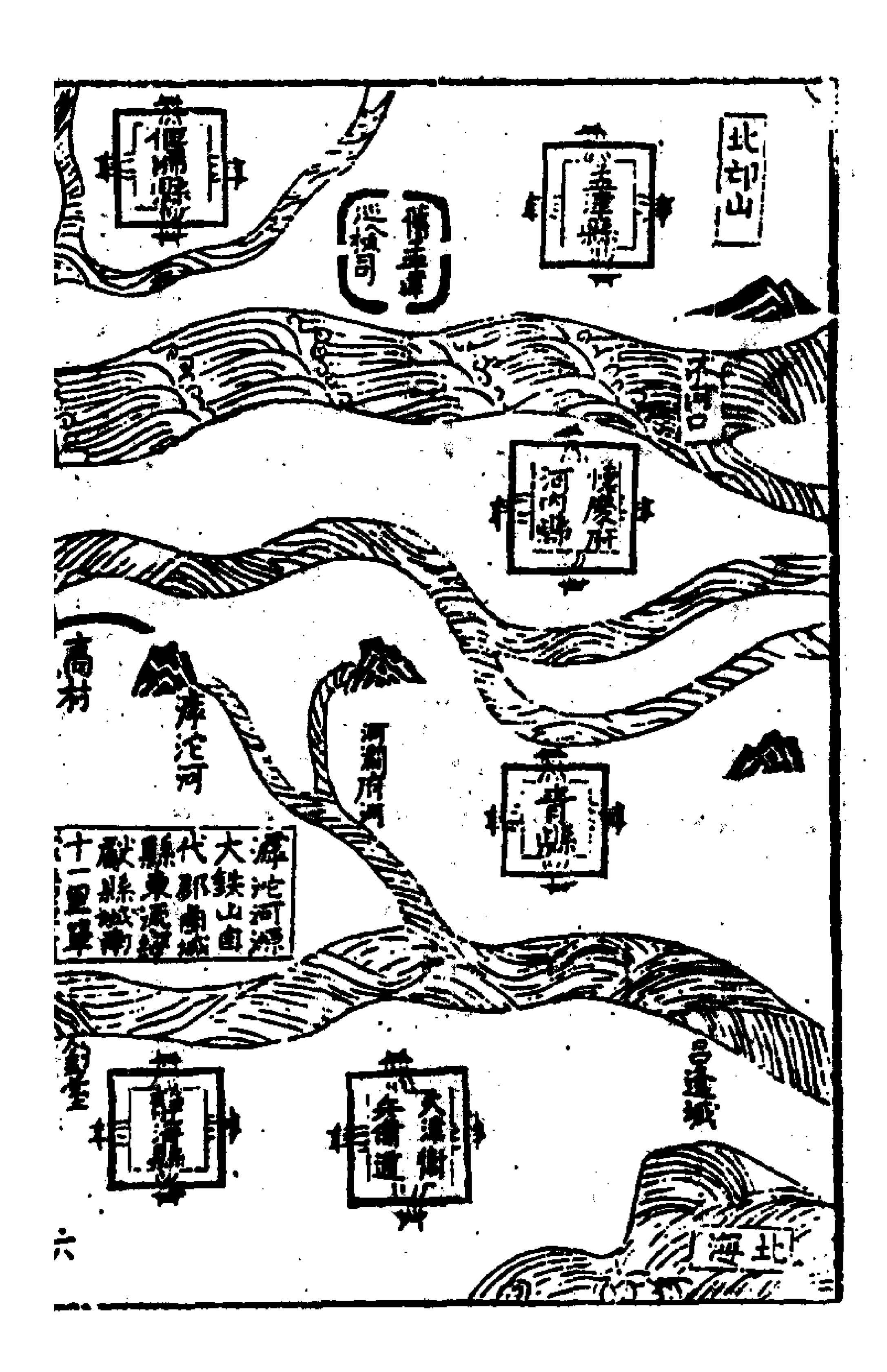
平津下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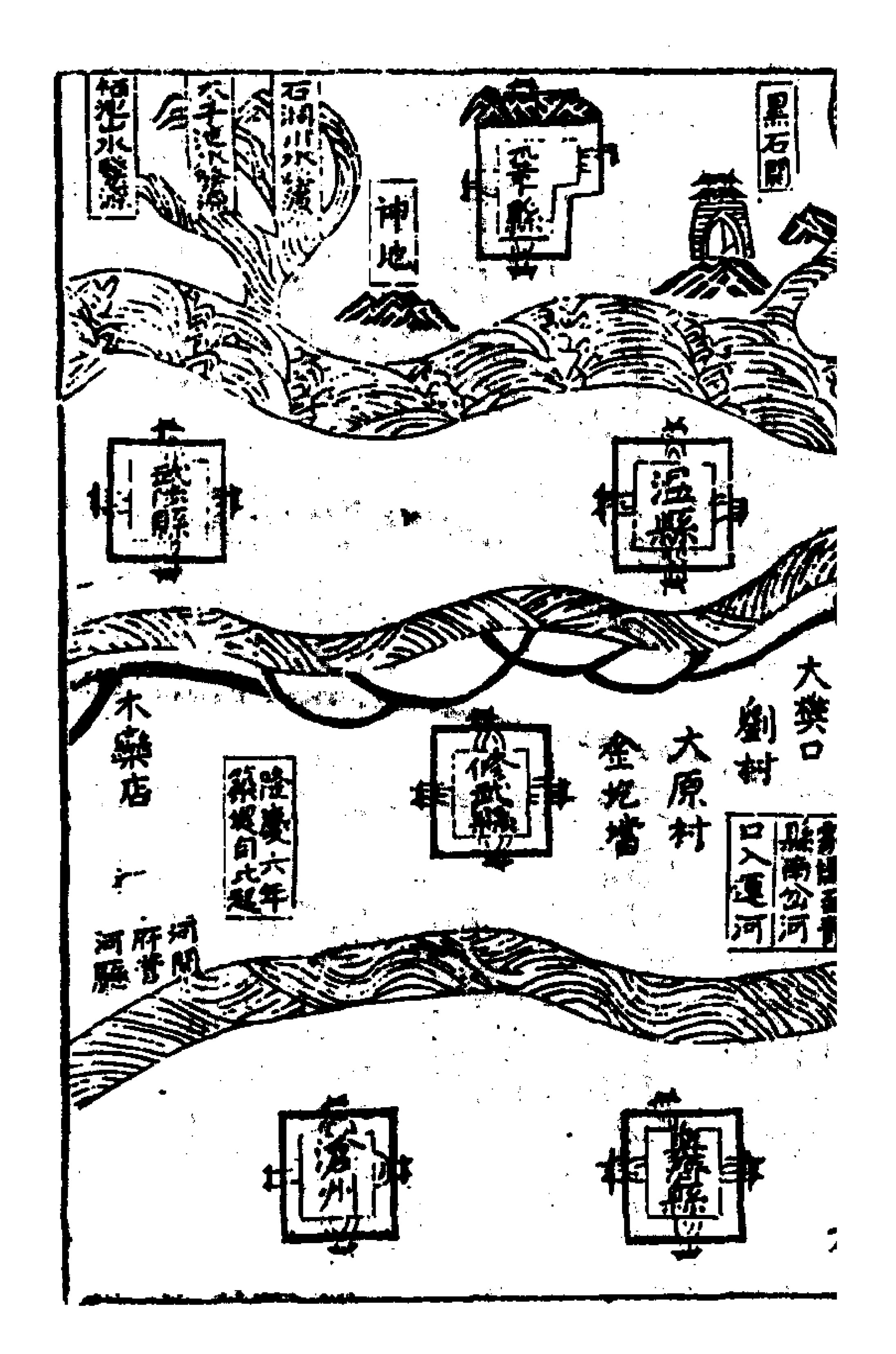
陝州
澗河
閿鄉縣
靈寶縣
潼關
太行山
濟源縣
濟河源
濟瀆廟
沁河源出山西沁源縣
乾桑山
名澤河
新城
關城
通州
普濟閘
永通橋
石壩
皇木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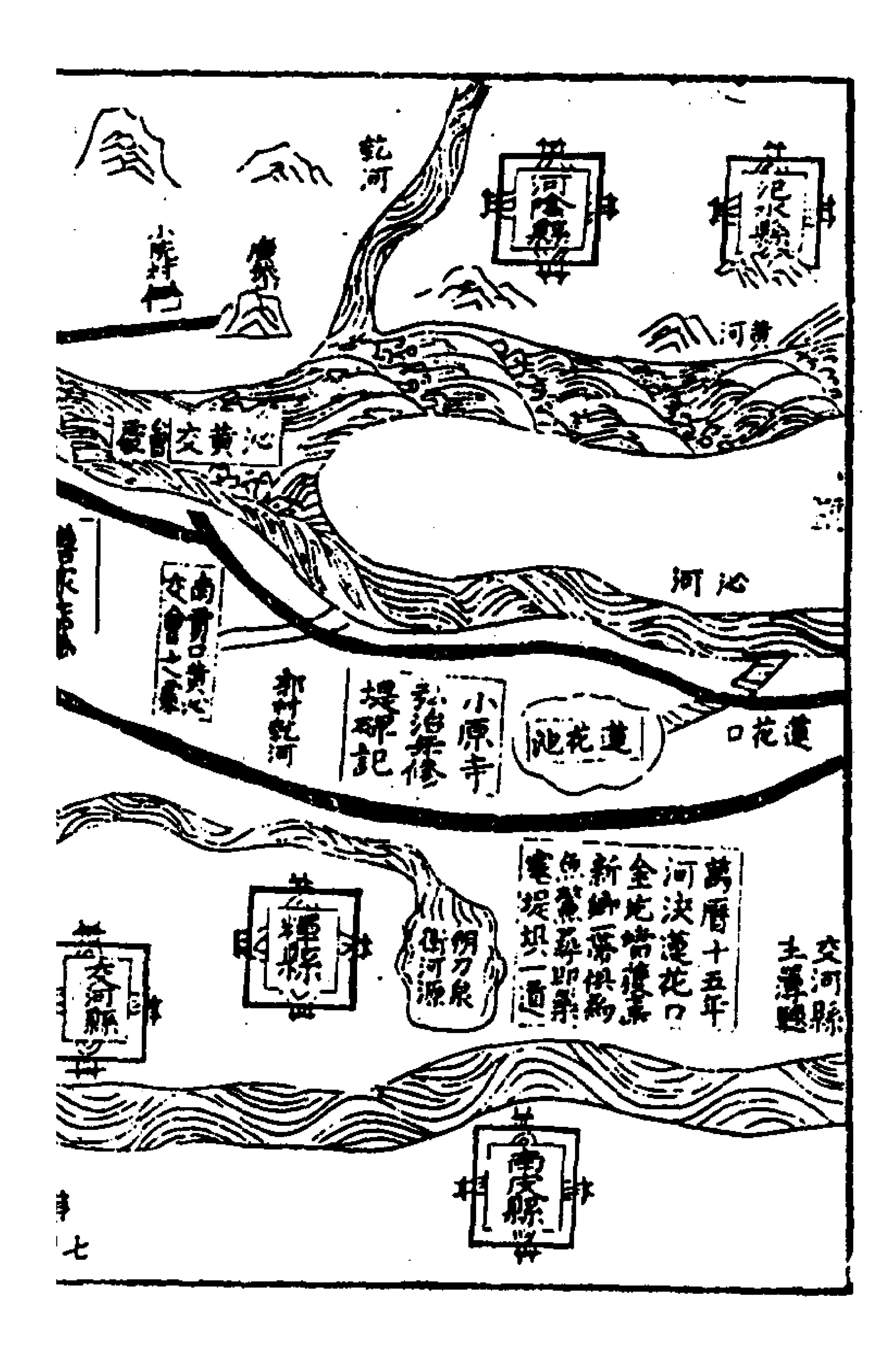


峽石關
峽石驛
禹王廟
澠河
河南府
新安縣
三門
孟縣
濟河
沁河
琉璃橋河
五



偃師縣
孟津縣
北邙山
巡檢司
懷慶府
河內縣
高村
滹沱河
滹沱河源大鉄山自代郡鹵城縣東流經獻縣城南十一里
天津衛
兵備道
北海


黑石關
神地
石洞川水發源
武陟縣
溫縣
大樊口
劉村
大原村
金坭嶺
修武縣
木欒店
隆慶六年築縷隄起
河間府營河縣
口入運河
濬州


乾河
河陰縣
汜水縣
黄河
沁黄交會處
南賈口黄沁交會之處
沁河
郭村乾河
小原寺
弘治年修
堤碑記
蓮花池
蓮花口
萬曆十五年
河決蓮花口
堤垻一道
交河縣
主簿廳
交河縣

桐柏山淮河源

孫家渡

正統十三年河決孫家渡全河從此南徙弘治二年河徙決黑岡黑寨集層十八年增築遥堤一道長五百八十六丈

滎澤縣

廟王口係楊潘舊渡先於縷堤後支萬曆十八年增築遥堤一道長一千二百五十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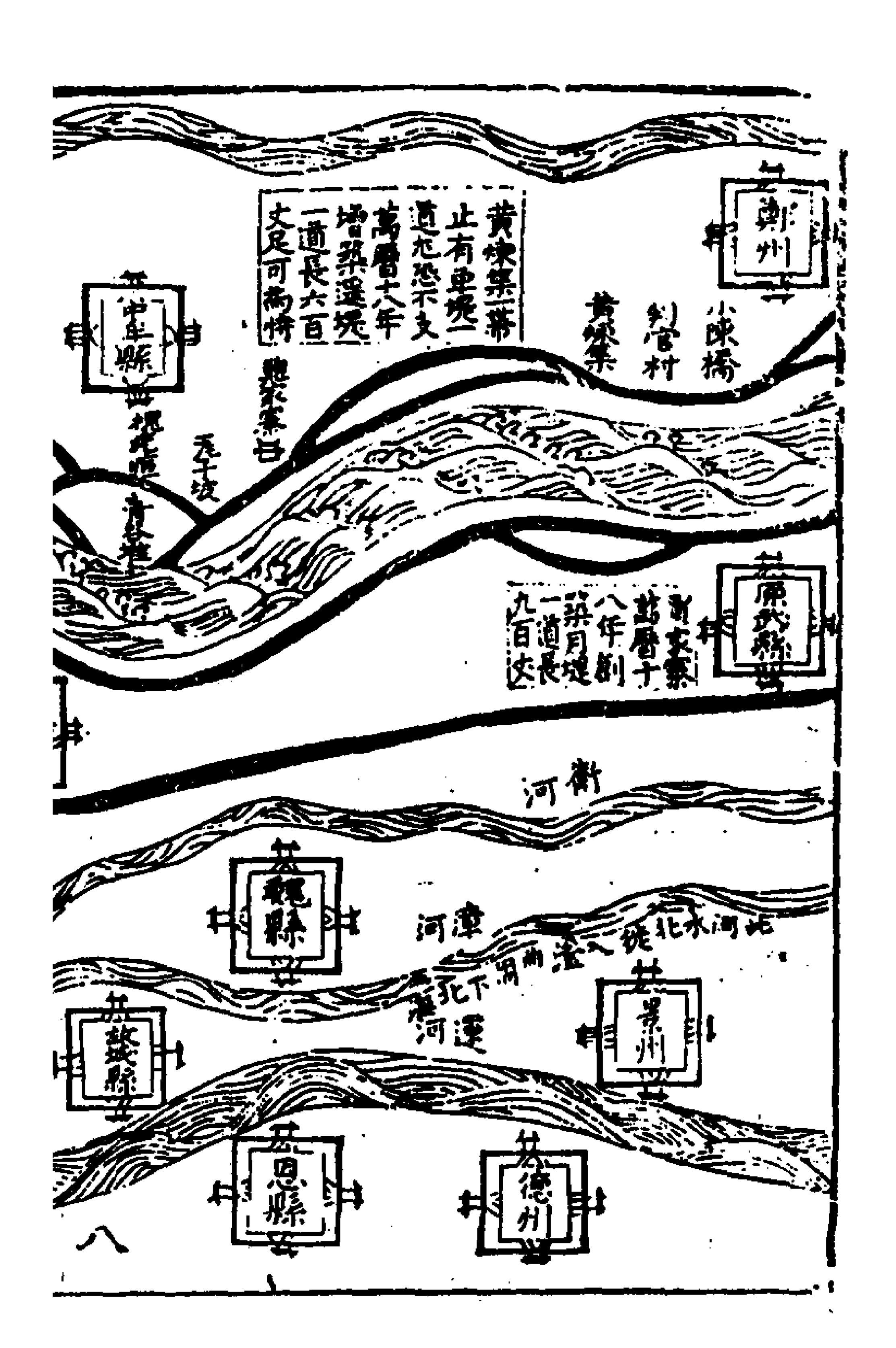
曆十六年創接堤四百八十五丈五尺

新鄉縣

獲嘉縣

衛輝府

延津縣


鄭州
小陳橋
劉官村
黃練集
黃練集一帶止有单堤一道尤恐不支萬曆十八年增築遥堤一道長六百丈足可倚恃
中牟縣
原武縣
謝家寨萬曆十八年創築月堤一道長九百丈
衛河
漳河
運河
景州
故城縣
恩縣
德州


劉獸醫口埽壩逼臨河濱水溜即上勢必難守萬曆十七年題築遥堤長二千七百三十丈
陶家店係險要緊所且埽壩正當直射萬曆十八年增築遥堤一道長一千五百五十丈
開封府管河廳
李仲奐寨
陶家店洪武二十四年河決陽武縣由陳潁入淮
陽武縣
衛輝府汲縣
大名府
大名府


張家灣
開封府
祥符縣
陳橋集
土橋閘
板閘
新開南
臨清州

永樂九年侍郎宋禮濬故道引水南關封入魚臺塌場口會汶經二洪入淮

陳留縣

祥符縣起至直隸碭山縣止

荆隆口

銅瓦廂

陳留寨

陳留寨銅瓦廂濱河係衝激去處每歲幇築防守勿急

陳留寨

馬家口

板廠

原武縣

長東二縣長堤西自封丘縣對蔣至曹州常李村止係羅界修堤外有淘北河相傳黄河故道迹舊界卜五年河決荆隆口衝潰長垣兩邑暨曹縣衝要之處補修守總之荆隆一帶守則長堤無虞矣

陽武縣

永通閘

通濟橋閘

李海務閘

周家店閘

七級下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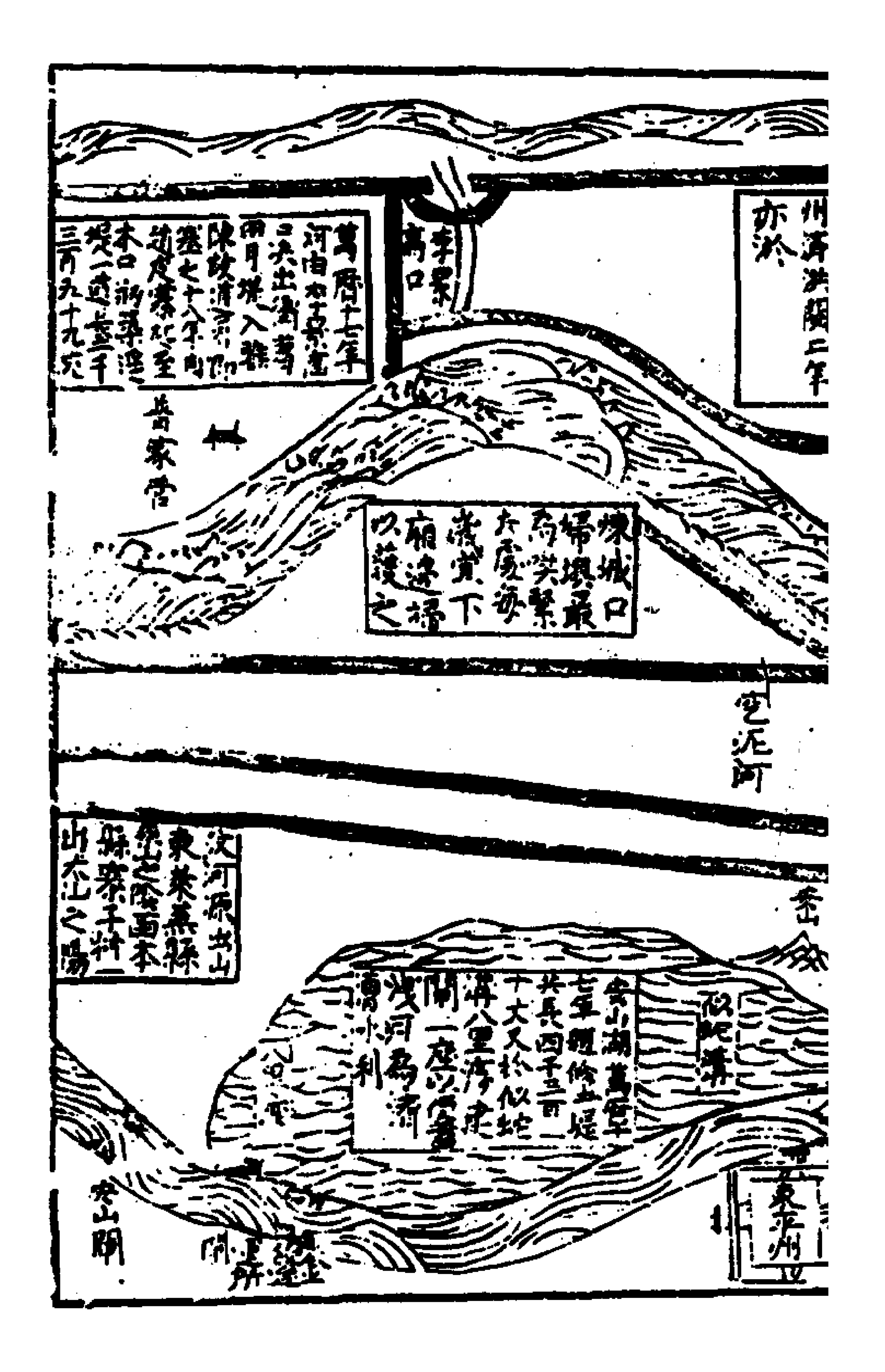
七級上閘

阿城下閘

阿城上閘

荆門下閘


嘉靖十三年河
決趙皮寨入
淮本年忽自夏
邑縣太丘回村等
集衝數口轉行
東北流經蕭縣
仍出徐州小浮
橋下濟二洪趙
皮寨不久亦淤
嘉靖十九年河
決野雞岡由渦
河入淮二洪
口支河引水出徐
嘉靖
七年開
趙皮寨
白河一帶
分殺水
勢
趙皮寨
樊家店
張村集
馬坊營
去處尤
於背後
堤一道
歲加修
防可恃
無虞矣
長垣堤
黃河故道
沙灣故道淤
張秋鎮
北河分司
荊門上閘
戴家廟



州濟洪閘二年
亦於
萬曆十七年
黃家營
埭城口埽壩最為緊大處每歲費下廂邊埽以護之
泥河
汶河源出山東萊蕪縣原山之陰西南縣寨子村山太山之陽
安山湖萬曆十七年題修土堤共長四千三百十丈又於似蛇溝八里灣建閘一座以蓄洩河為濟漕小利
似蛇溝
安山閘
東平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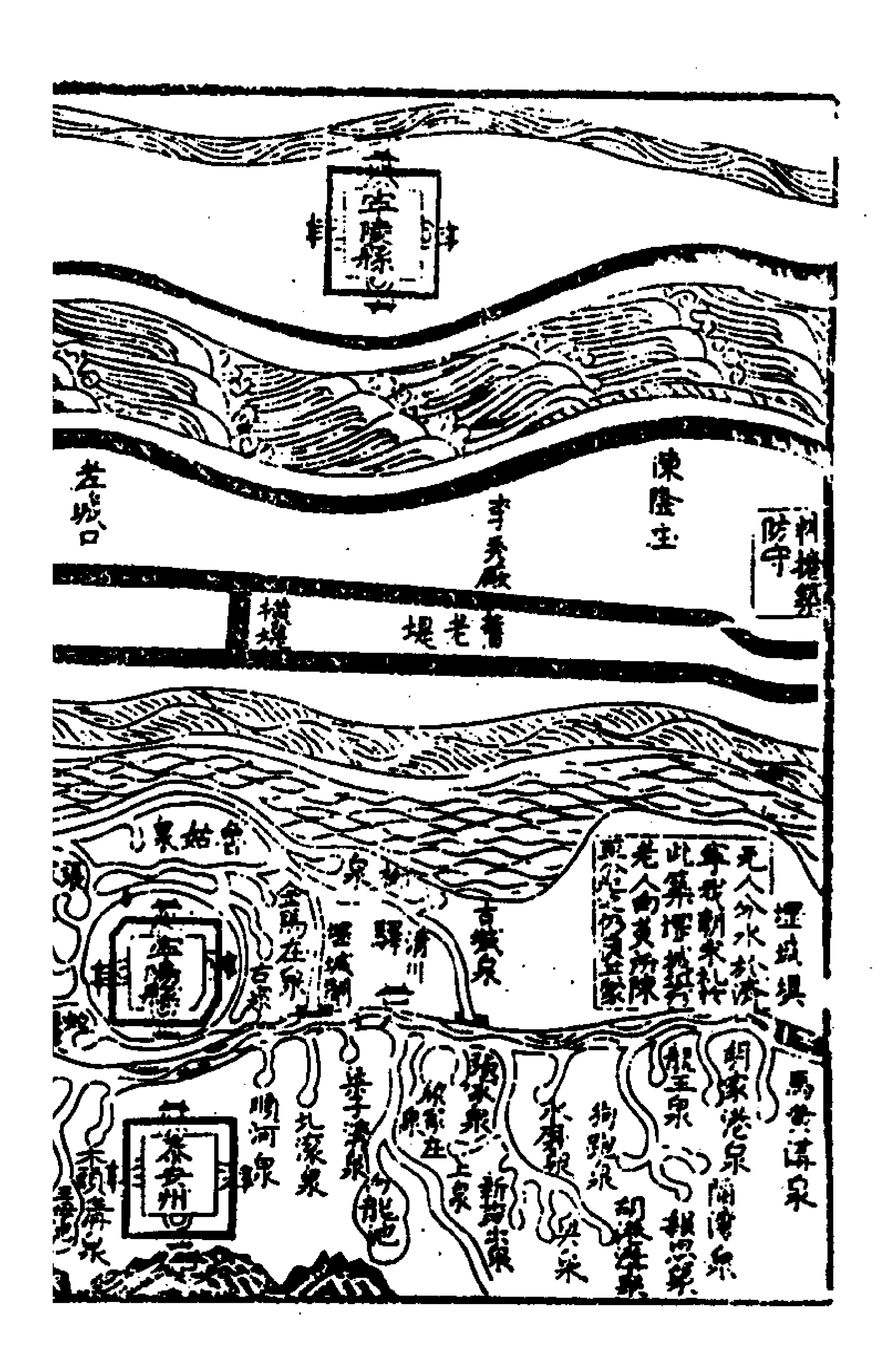


儀封縣棗北護城堤起至石家樓止計五十八里
儀封縣
三家莊埽壩正當河衝自已被衝塌萬曆十八年退衰種築新埽壩一道不與水爭地自易防守矣
棗花樹埽堤長一千二百六十丈係沁溜衝每歲務要加修守
仙台等處泉水俱會汶至靜封鎮合流經泰安州寧陽縣分為三自東平州戴村壩西南流至汶上縣會官馬河蜀山湖八十里南北流爲分龍口南流過寧陽縣堽城壩由南流合泗沂二水北一百餘里至濟寧州南天井閘東合分水南流之汶
國家濟河嘗築宋禮濟元人故道特於戴家口千里則創設昔
開河閘
袁家口閘
房家口
靳家閘
坎河口係汶水洩入鹽河之處遇之不能潰之河竭萬曆十七年開築滾水石壩一座長六十丈水漲任其外洩而湖河無泛濫之患水平仍從內著濟渠無淺澀之虞


睢州
縷堤
舊老堤
南旺湖萬曆十七年開濬中渠道加築南西北三面舊堤長一萬二千六百大丈築東面子堤長七千一百八十八丈又於五里舖建石垻一座長五丈以便蓄洩濟運
何家口萬曆十七年題建石垻一座長三十餘丈滾水至房家口入運
馬踏湖萬曆十七年瑚築土堤自弘仁橋至禹王廟止共長三千三百二十三丈以便蓄濟運
弘仁橋
汶河口
永龍王廟
玉堂口土垻
何家石垻
十一


考城縣西
自王家集
起至本縣
西藤城堤
止計一十七
里二百四
十步
王家集
賈魯河
東明堤
東明縣
寺前鋪閘
蒲灣泊
蜀山
津泉
源泉
小黃泉
大黃泉
吳家泉
徐家泉
獨山泉


龍王廟
白茅村
芝麻莊陳隆口二處埽壩相連埽創甚急每歲宜多
蜀山湖馬踏十七年修築舊堤自馮家壩起至蘇魯橋止共長三千五百十丈東北納水之處密栽水柳以為界限免致民間侵種
蘇魯橋
馬房泉
開河泉
青泉
以上自坎河至冽泉共一十七泉俱東平州管
肥城縣
以上開河等九泉俱肥城縣管






新集
梁靖口
大王廟
主簿廳
馬場湖萬曆十七年題參東西新舊堤共長一千六百丈西北受水之處栽植封界高柳
龍灣泉
大龍灣泉
小龍灣泉
泗水縣

賈魯河故道今淤

道口

楊家

劉家口

黃河故道自丁家道口南流集趙家圈劉口出徐州小浮橋勢若建瓴上下數百里三十六年北徙二爲淤淺再決爲濁河之實乃黃由則細溝北經自濁河故經清河新縣河東河南山東

王家廠

劉潘莊月堤

嘉靖二十六年河決曹縣衝谷亭運道

北起至雙堽集止長八十里東後又接築三十里

湖堤

減水閘

減水閘

減水閘

洸河

洸河自寧陽縣北堽流濟縣西又南流至橋會寧陽諸泉河水經濟寧城東與泗合入天井閘

以上河生泉南陝新泰縣

孫村泉

公家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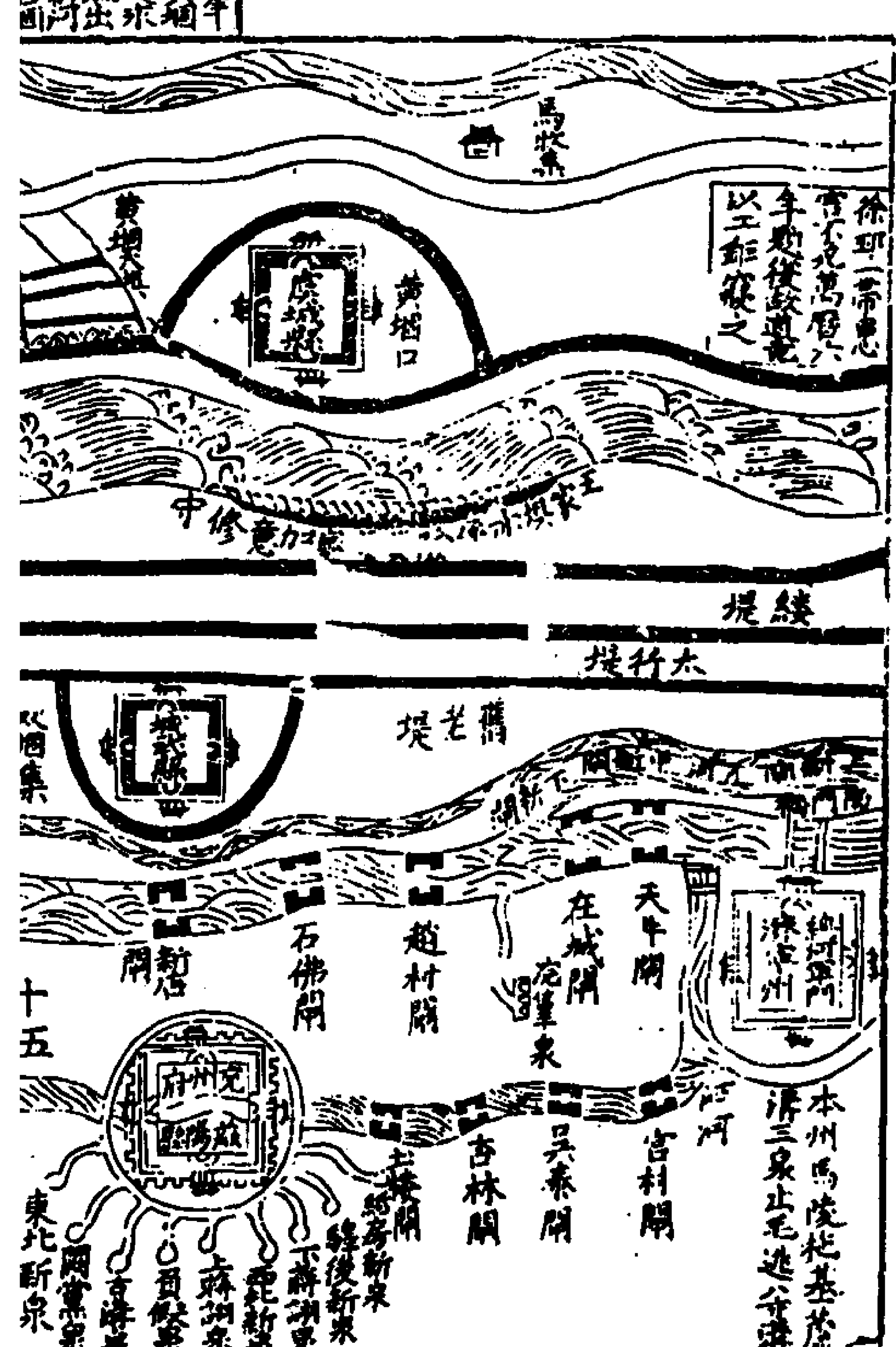
十五

新泰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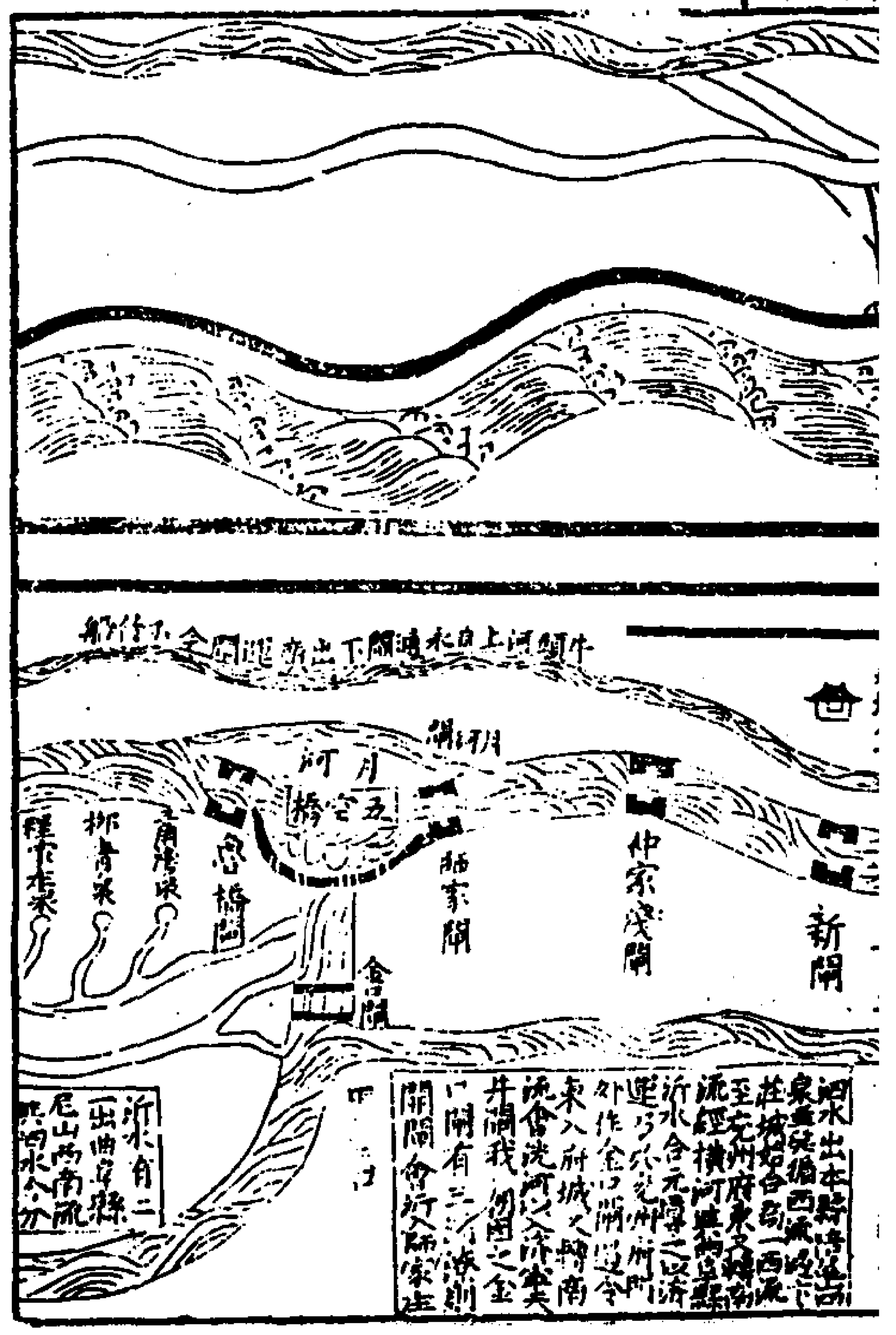
劉家泉

西新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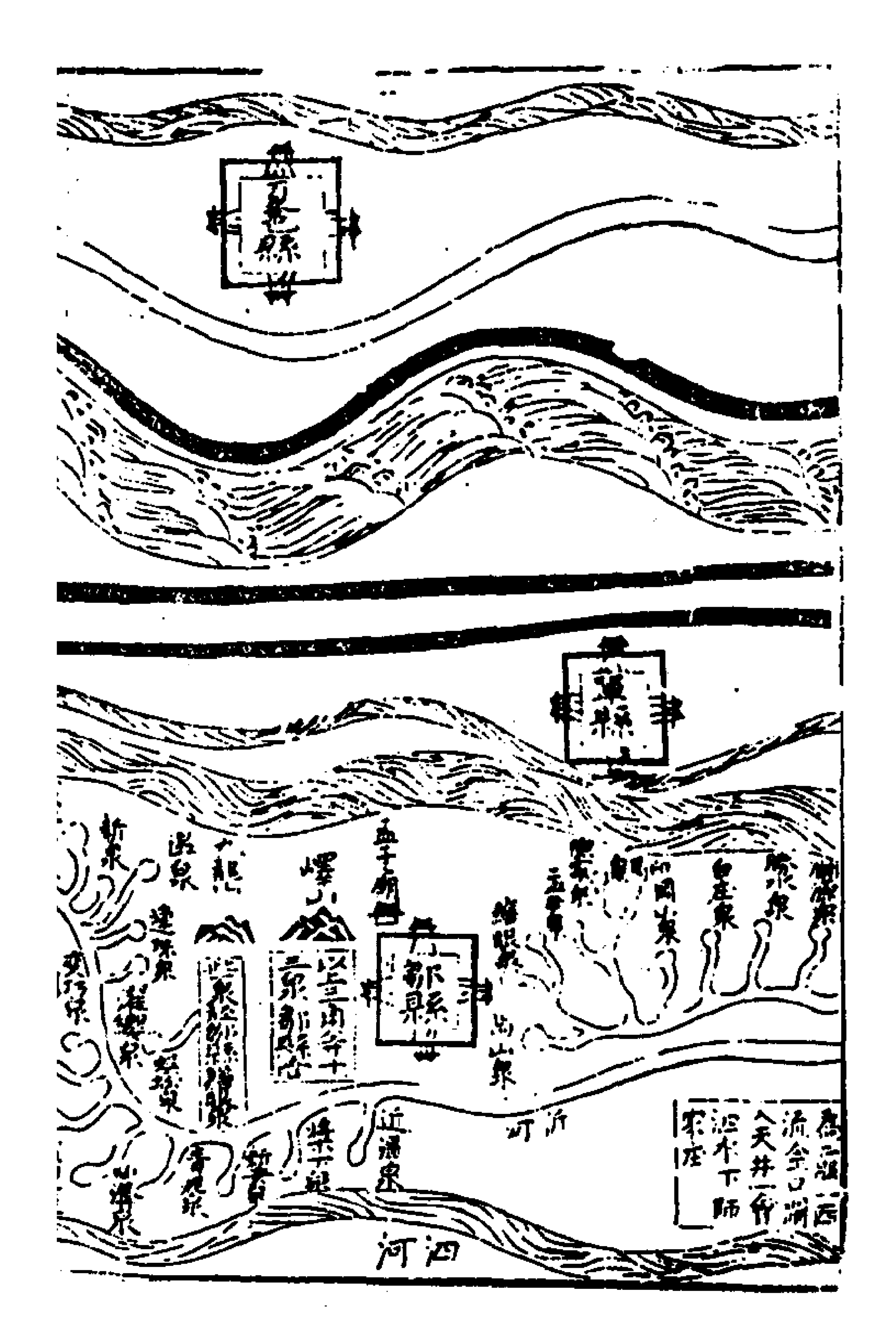
二十五年
河決黃堌
下流遂東
由符離出
宿遷新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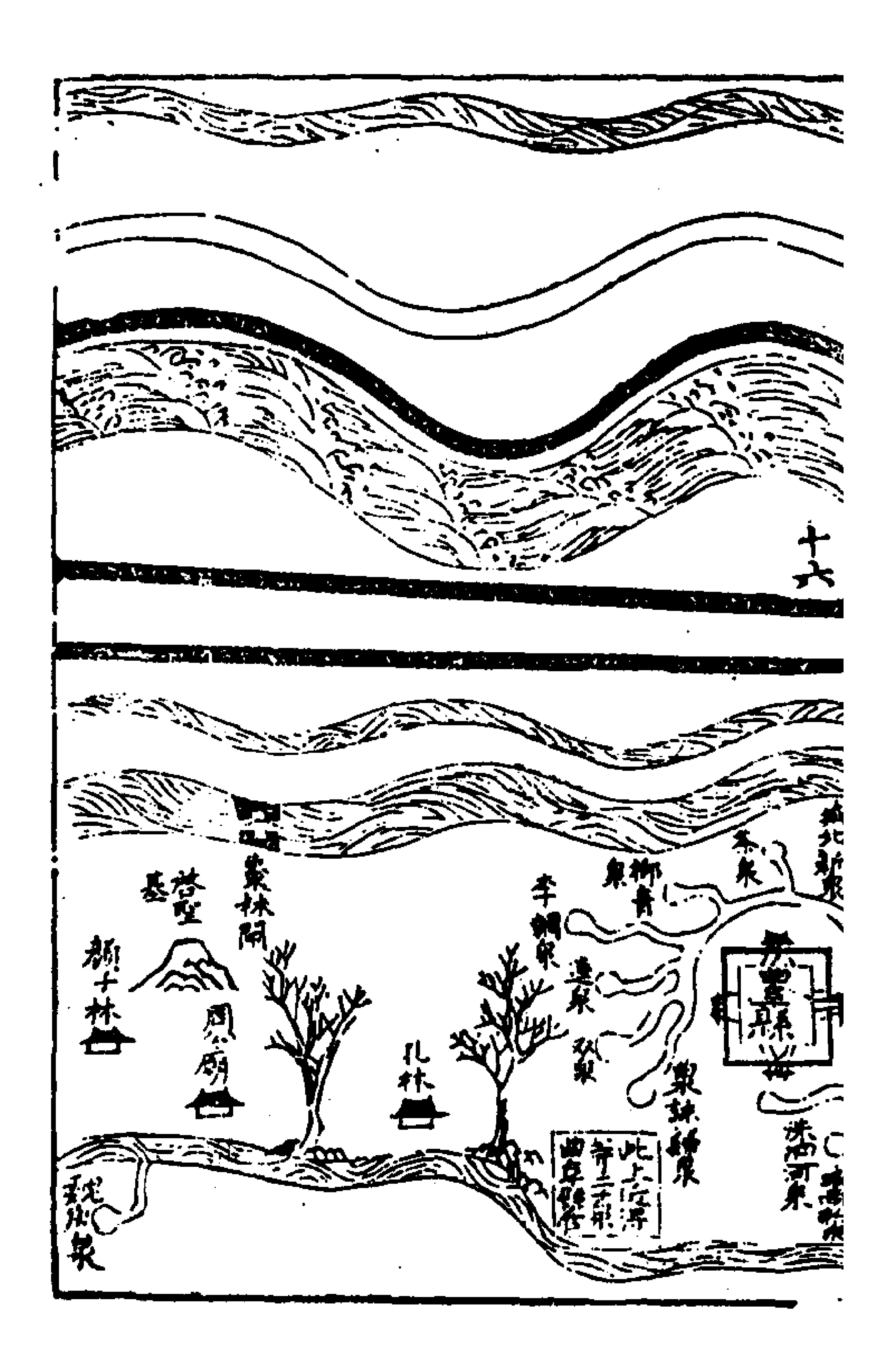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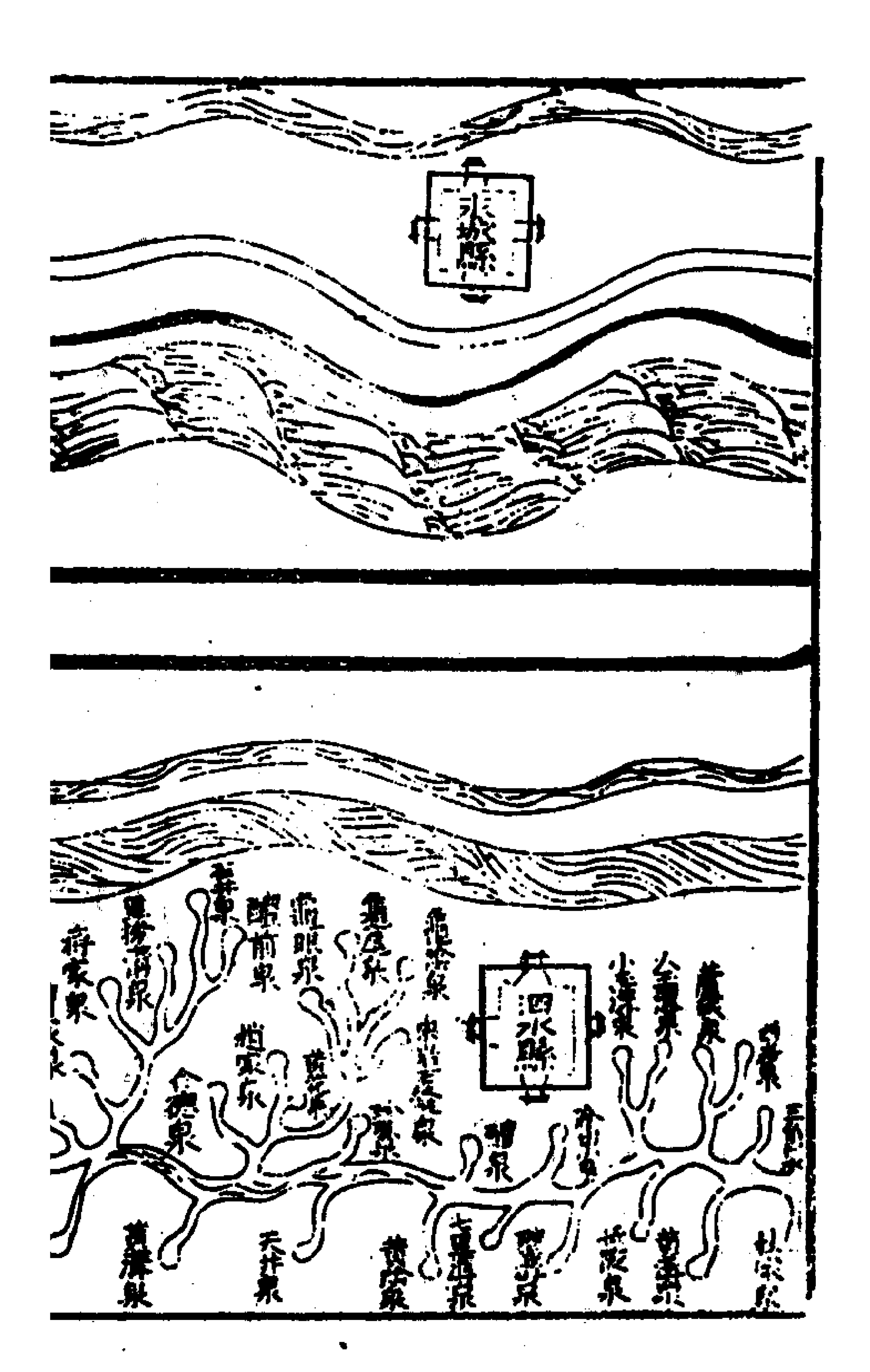
十五



二十九年堵塞加築大壩
月河
五空橋
月河閘
仲家淺閘
新閘
金口閘
柳青泉
沂水有二一出曲阜縣尼山西南流
泉無矣循西流
莊城始合為一西流
至兗州府東又轉南
沂水合
運乃於兗州府城
外作金口閘
東入府城又轉南
流會洸河以入濟寧


孟子廟
嶧山
鄒縣
出山泉
白庄泉
近溝泉
沂河
泗河


曲阜縣
孔林
周公廟
柳青泉
茶泉




碭山縣縷堤衝
決不支另築月
堤一道又慮縷決
月危且居豐沛
上游碭山夫守
豐沛亦威敝復
於單碭縣
築斜堤一道長
千餘丈使上流
堅城集
十七
馬跑泉
吳家泉
十橋泉

萬曆三十一年河決蘇庄入沛縣行堤田昭陽湖濟夏鎮南陽橫衝運道三十三年大挑朱旺長河六萬丈加築大

黃河

朱旺大壩

南岸縷堤

斜壩

扣岍縷堤

月堤

太行堤

牛頭河

運河

以上觀庄等五十八泉俱泗水縣管

黃良泉

廟前泉

何家源泉

勝水泉

河頭泉

高家東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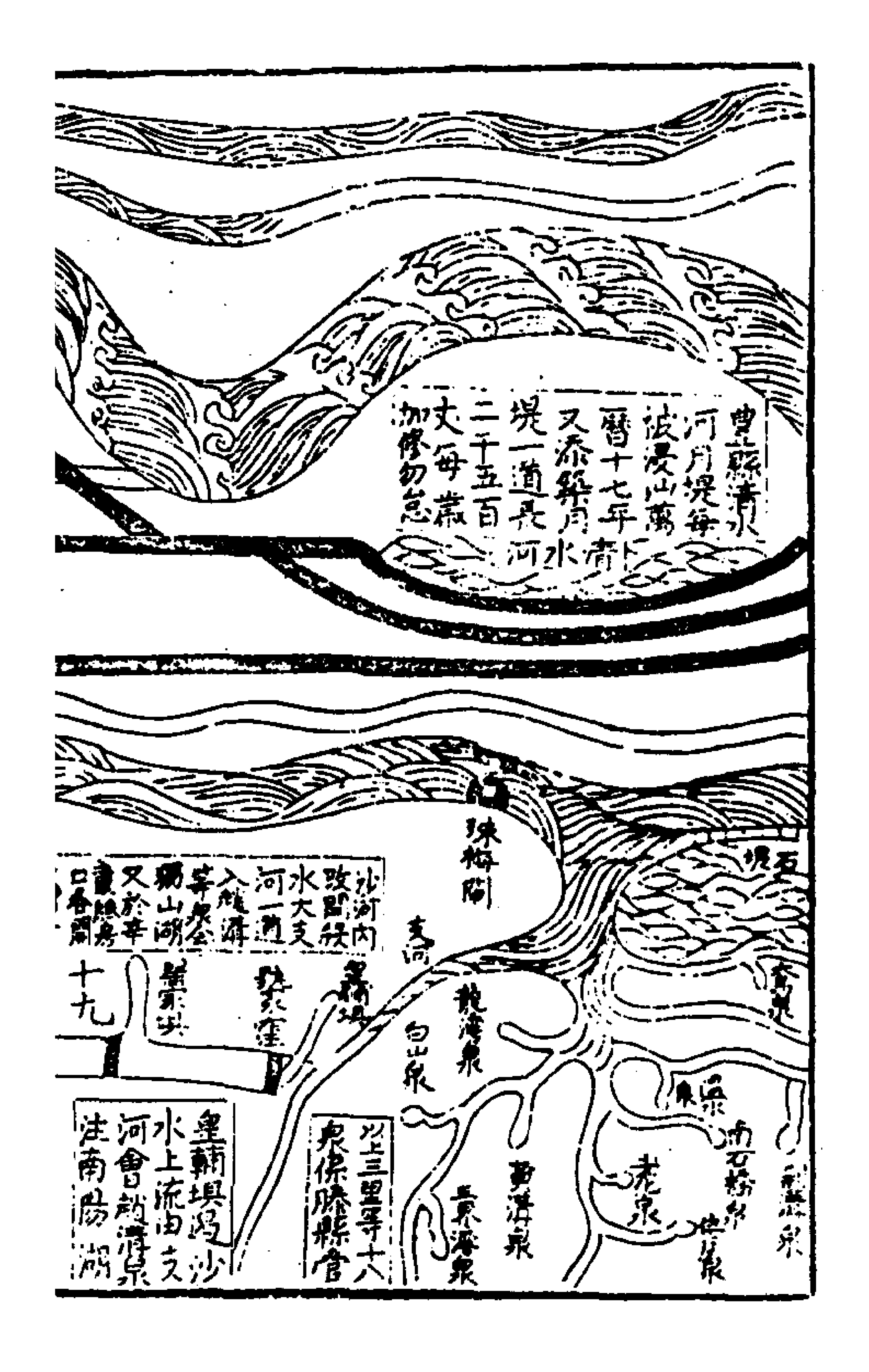
高家西泉

雪花泉

陪尾山



隆慶六年自河南祥符縣起劉築南岸縷水堤至直隸碭山縣止
碭山縣
谷亭
沛縣
河橋驛
谷亭閘
古泉
西龍泉
三里泉
滕縣
荊溝泉
劉家溝泉
南陽閘
嘉靖四十五年挑新河自南陽至留城長一百四十餘里



曹縣清水河月堤每被浸山萬曆十七年又添築月堤一道長二千五百丈每歲加修勿怠
下清水河
珠梅閘
支河
十九
以上三里等十八泉俱滕縣管
水上流由支
注南陽湖
龍灣泉
白山泉
老泉
石堤

邵家壩

秦溝故道

此壩萬曆
六年所築
遏斷秦溝
舊路最為
緊要續又
接築數百
丈今復幫
築高厚歲
修之工必不
容已

蕭縣界

三河口

大河一
直衝
堅堤
牛黄壩
以爲障
禦距石
壩半里

尹家湖

須家壩

惟城壩

點魚泉

大王廟

沙河壩

沙河壩專
為障禦沙水

蘇河右壩

楊莊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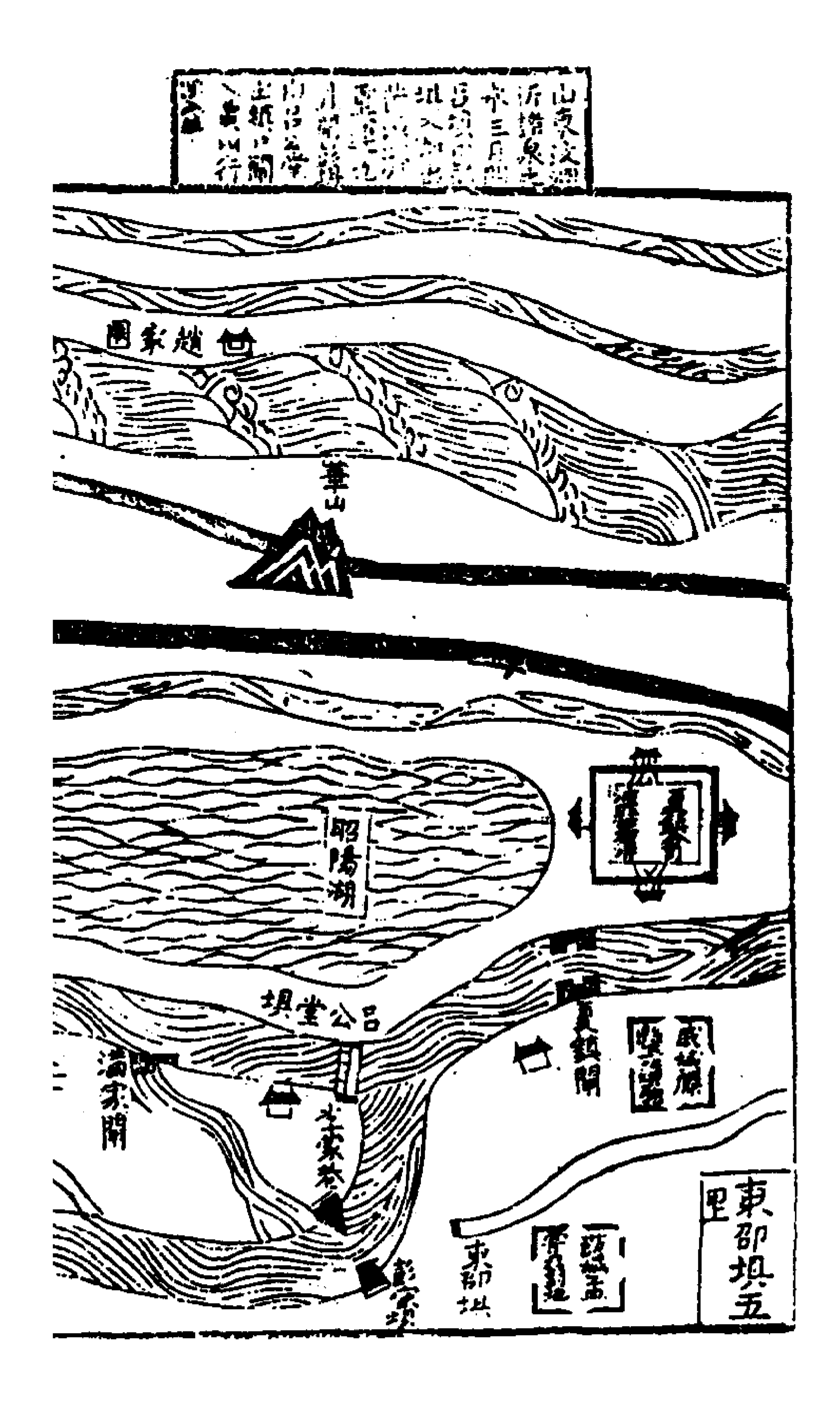
懽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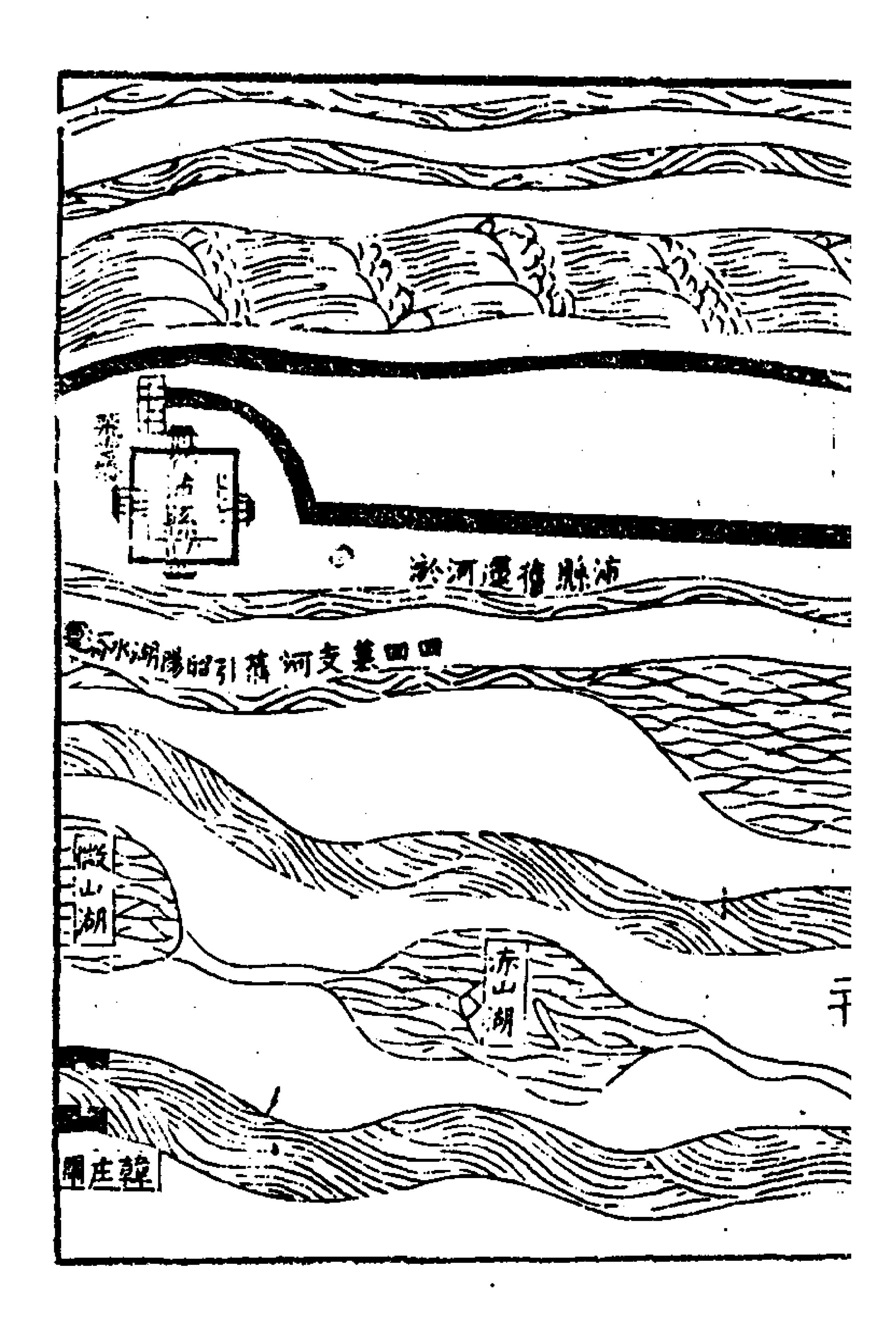
翟家壩收
沙水餘流
入黄家窪

須家壩收
沙水餘流
出尹家湖
卸馬池

惟城壩收
沙水餘流
入點魚泉

蔣河壩以
洩餘流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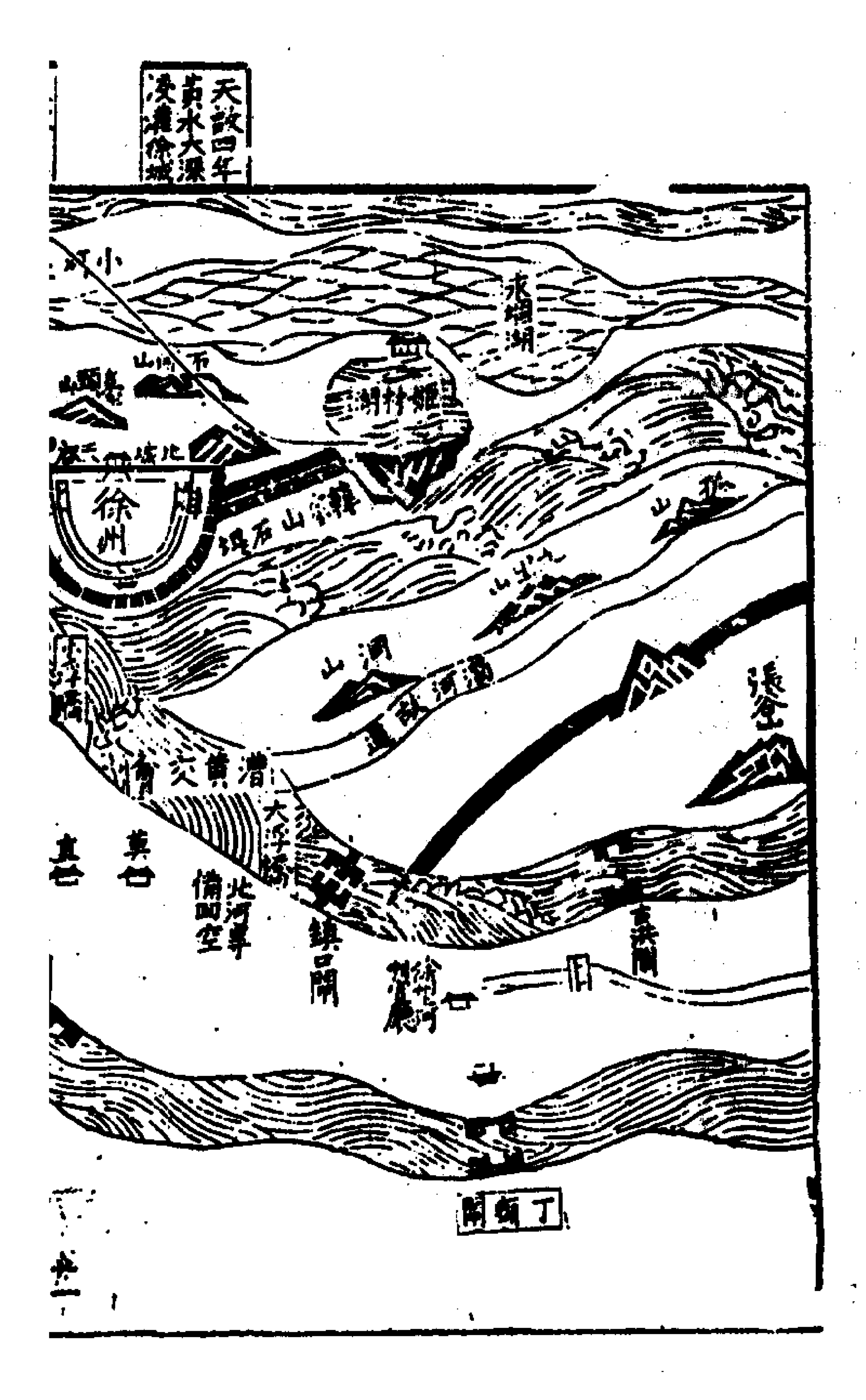

趙家圈
華山
昭陽湖
呂公堂壩
滿家閘
夏鎮閘
東邵壩五里
東邵壩



沛縣舊運河淤
築支河舊引昭陽湖水
微山湖
赤山湖
韓庄閘


張莊湖
呂孟湖
張莊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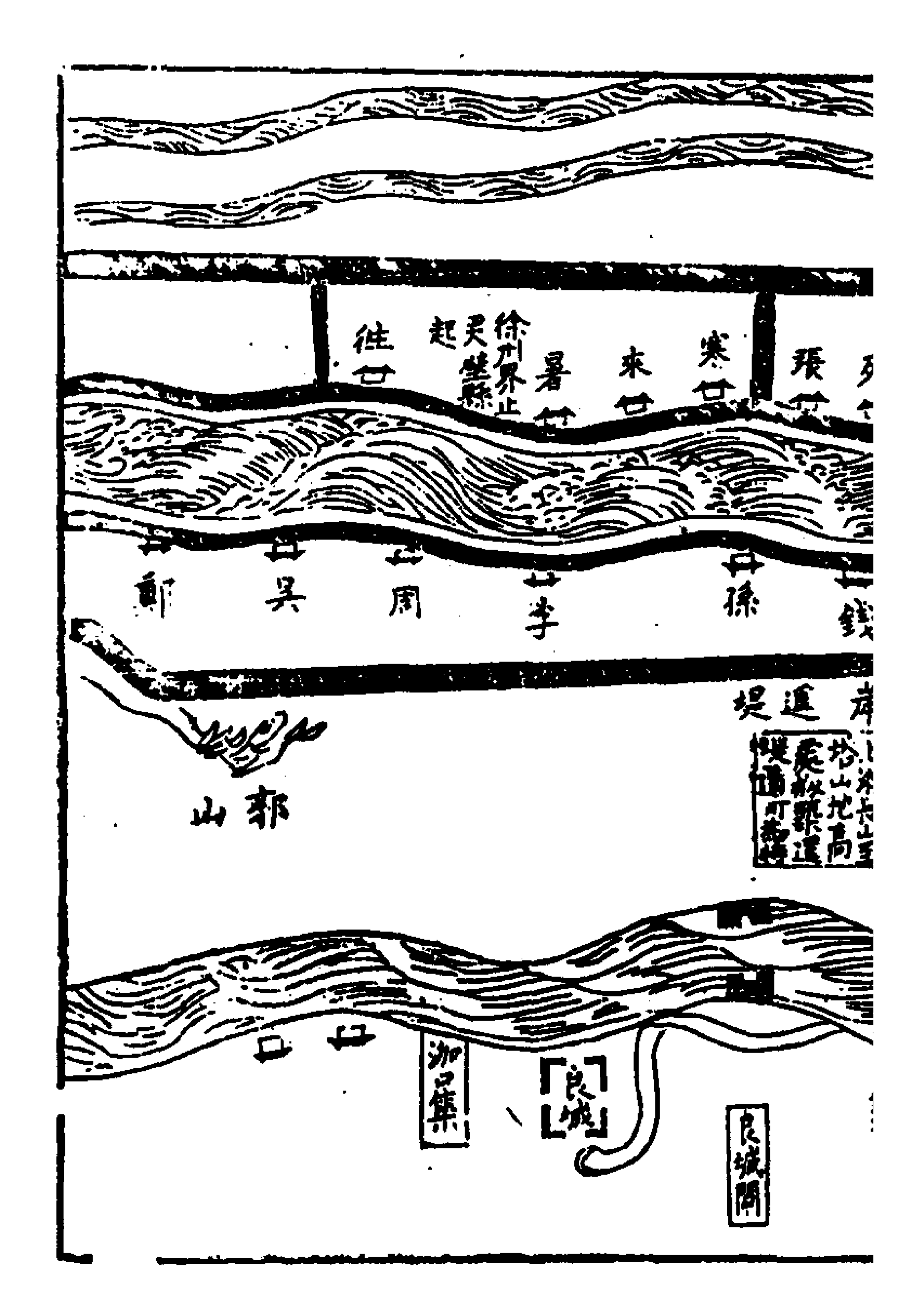

河支流淤
茶城口淤
境山
萬庄驛
萬庄閘



天啟四年
黃水大漲
淹灌徐城
小河
徐州
北城
鎮口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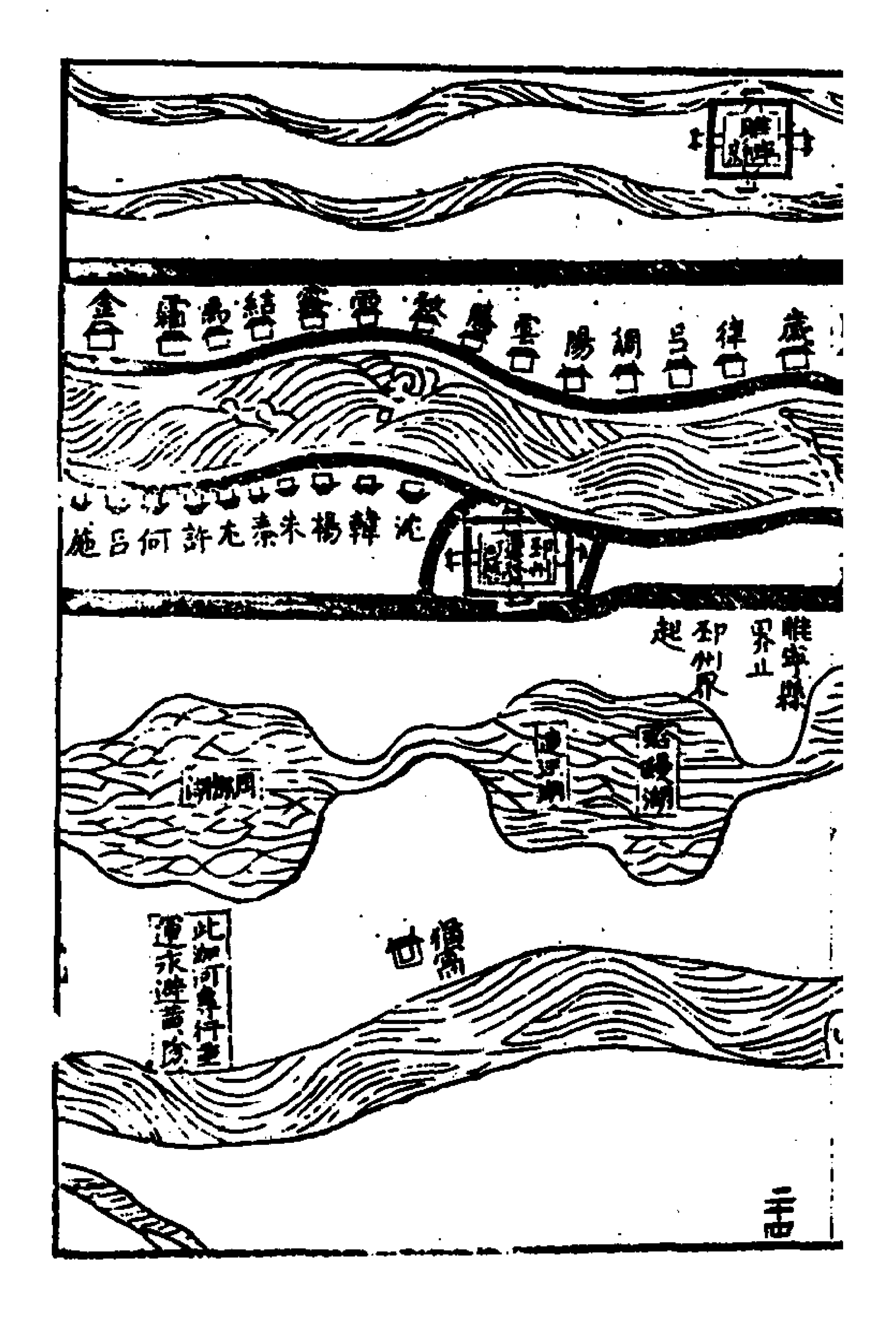

天啟三年河決青田故道淤淺四年大挑河復故道
萬曆四十年河決三山水漫睢寧由白洋小河口入黃四十一年總塞加築大堤
萬曆四十四年河決狼矢水衝泗河庄直口入黃四十六年決[illegible]加築月堤
三山
駱駝山
長山
秦梁山
新築遙堤
北岸崔鎮
等壩事例
砌滚水石壩
頓莊閘
侯遷閘


宿州
徐州遙堤至此
南岸遙堤
洪
荒
日
月
盤
長
辰
宿
塔山
磨臍溝
一雖決洪仔
其直瀉水
落仍歸正
河
趙
北



徐州界止
靈壁縣起
往
暑
來
寒
張
鄭
吳
周
李
孫
錢
堤
遥
郭山
迦口集
良城
良城閘


萬曆四十二年決陳鋪是年冬決口淤塞
天啟元年河決復尋又上決黃鋪水出白洋小河口三年河決青田
陳鋪決口
北岸遥堤
花山
徐州遥堤止
龍家山
趙村驛
二郎廟
張村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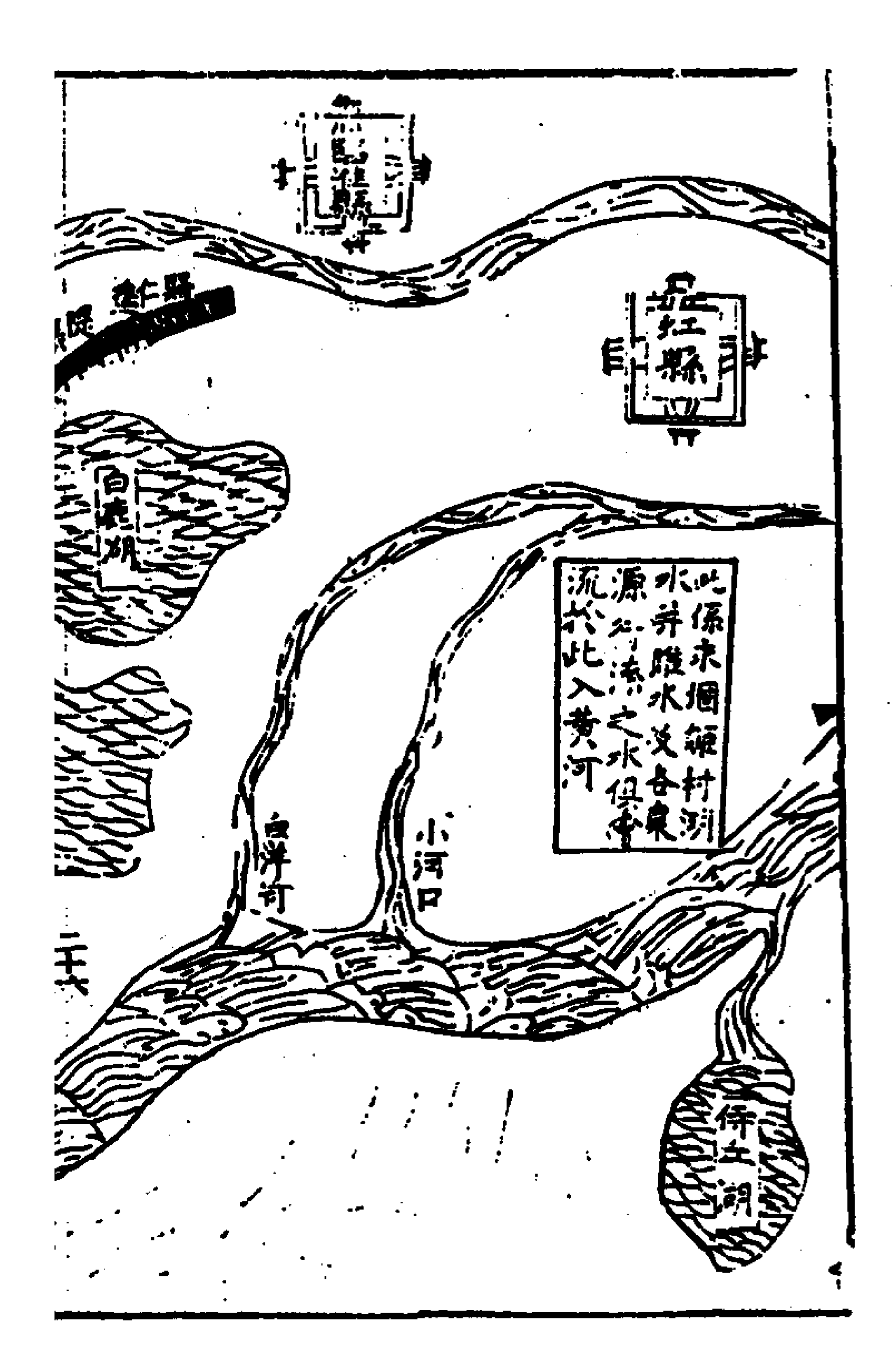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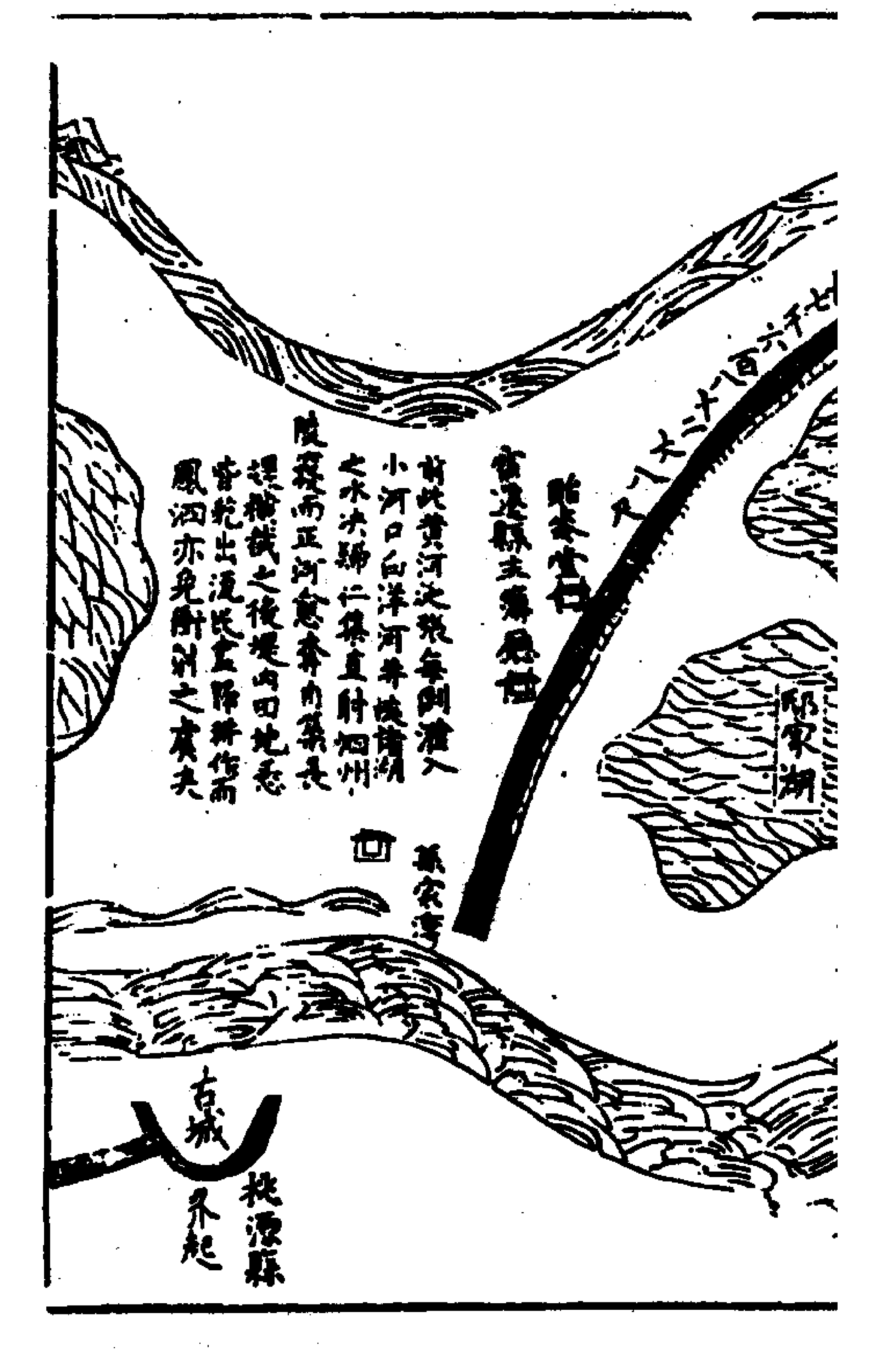
廣
律
陽
雲
結
金
沈
韓
楊
朱
秦
尤
許
何
呂
施
邳州
睢寧縣界止
邳州界起
連汪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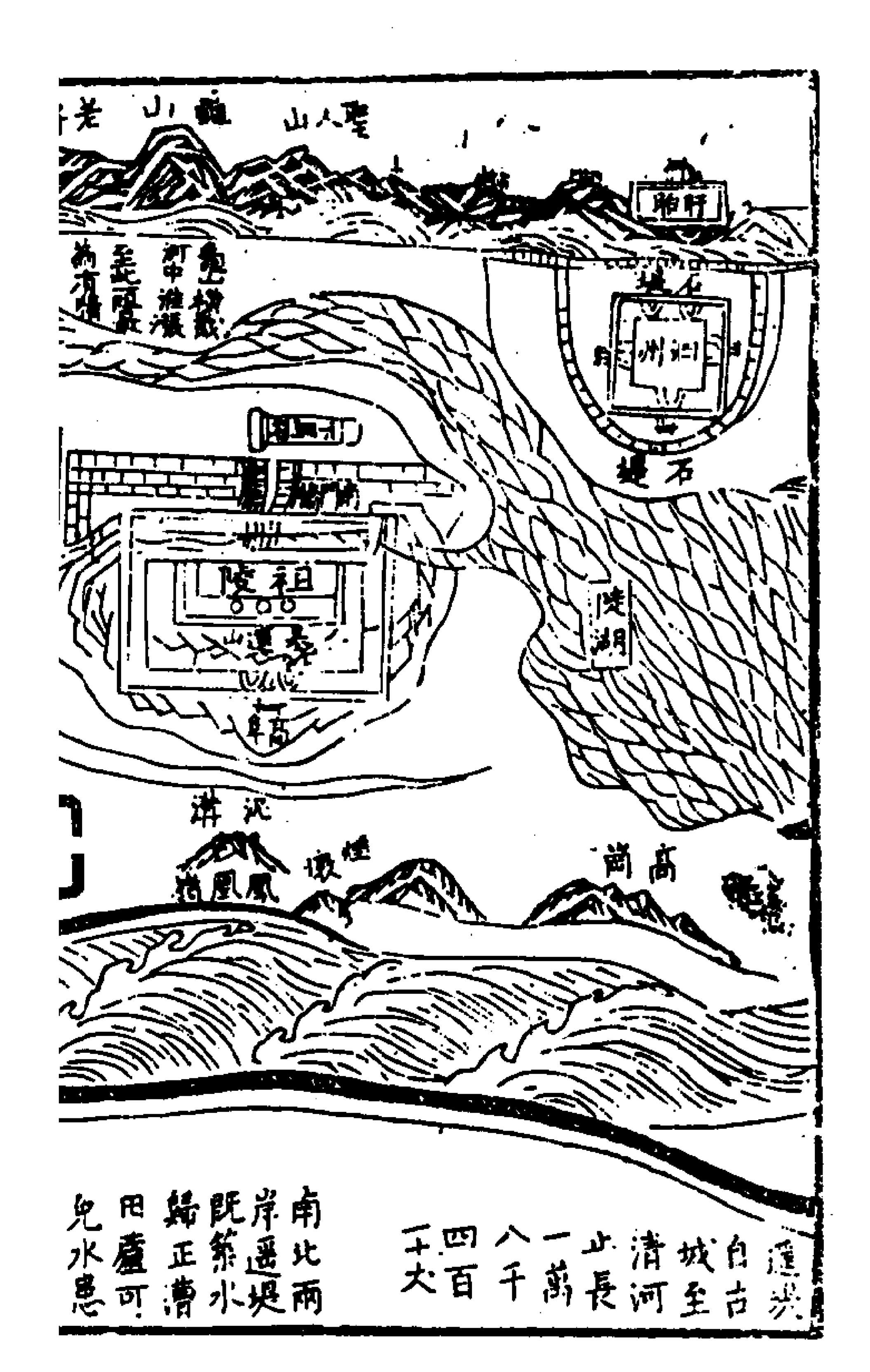
萬曆三十二年開泇河二百六十里漕[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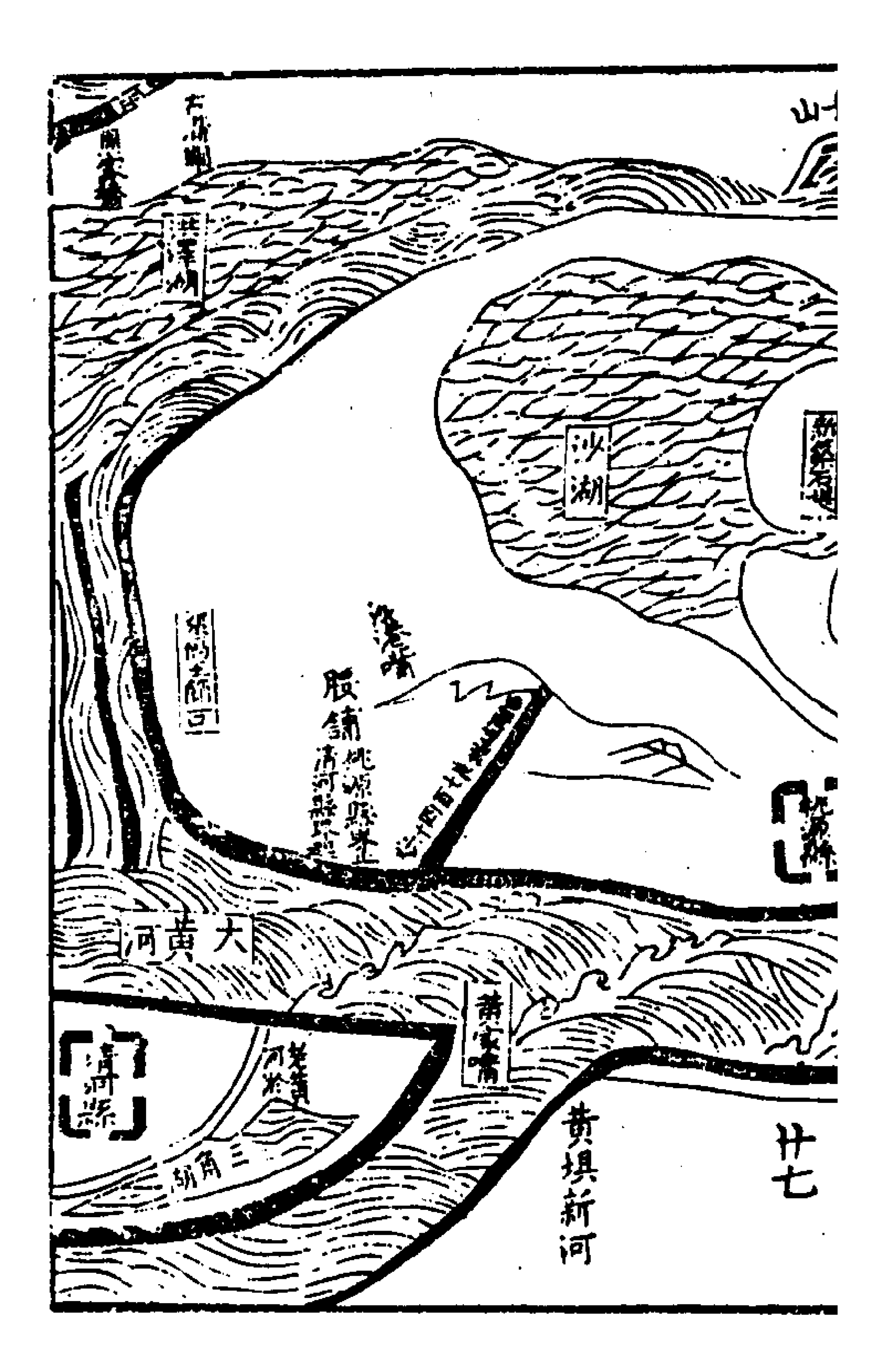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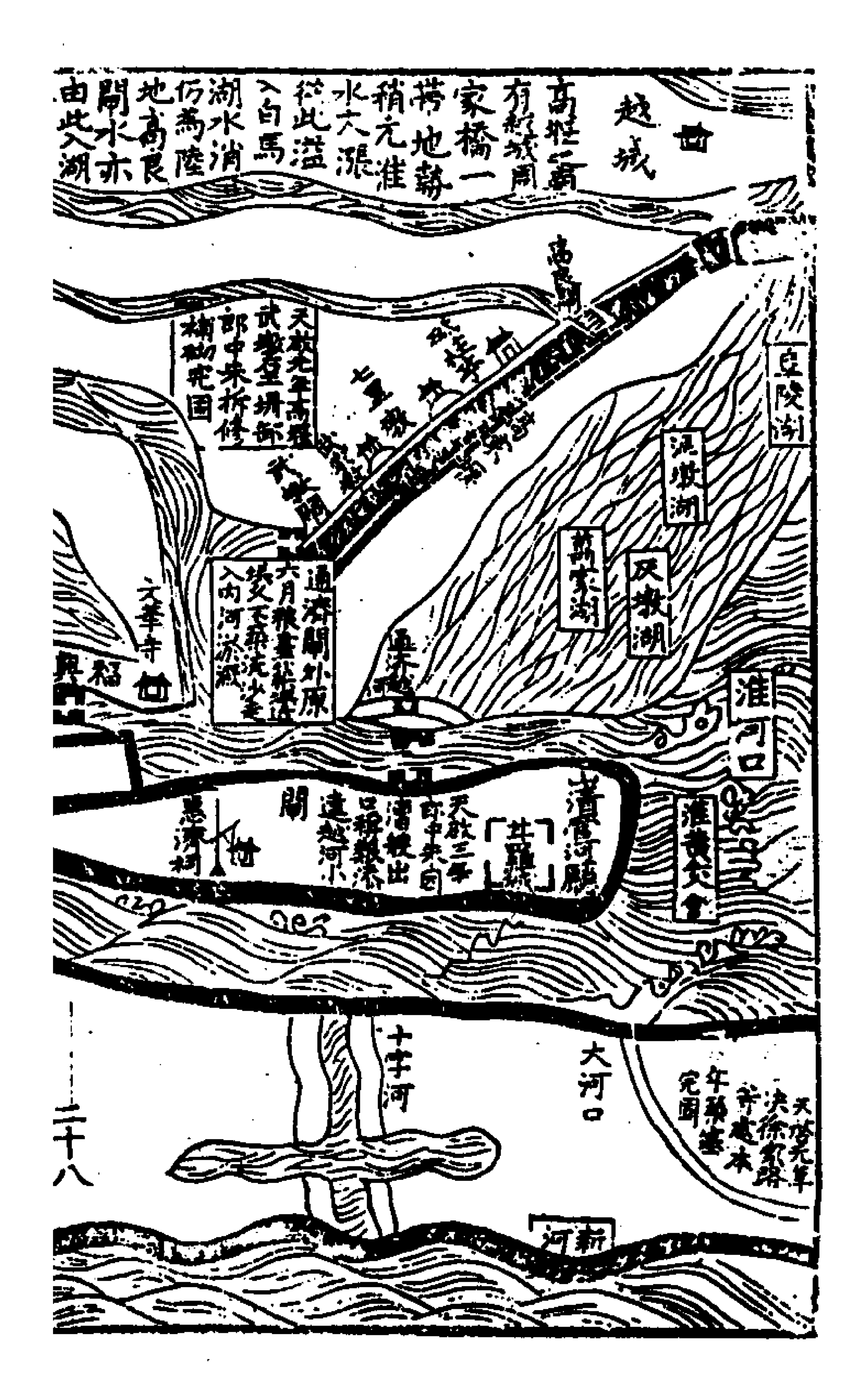

紅縣
白鹿湖
此係來個鎮村渕水并睢水及各泉源之流之水俱會流於此入黄河
白洋河
小河口
侍丘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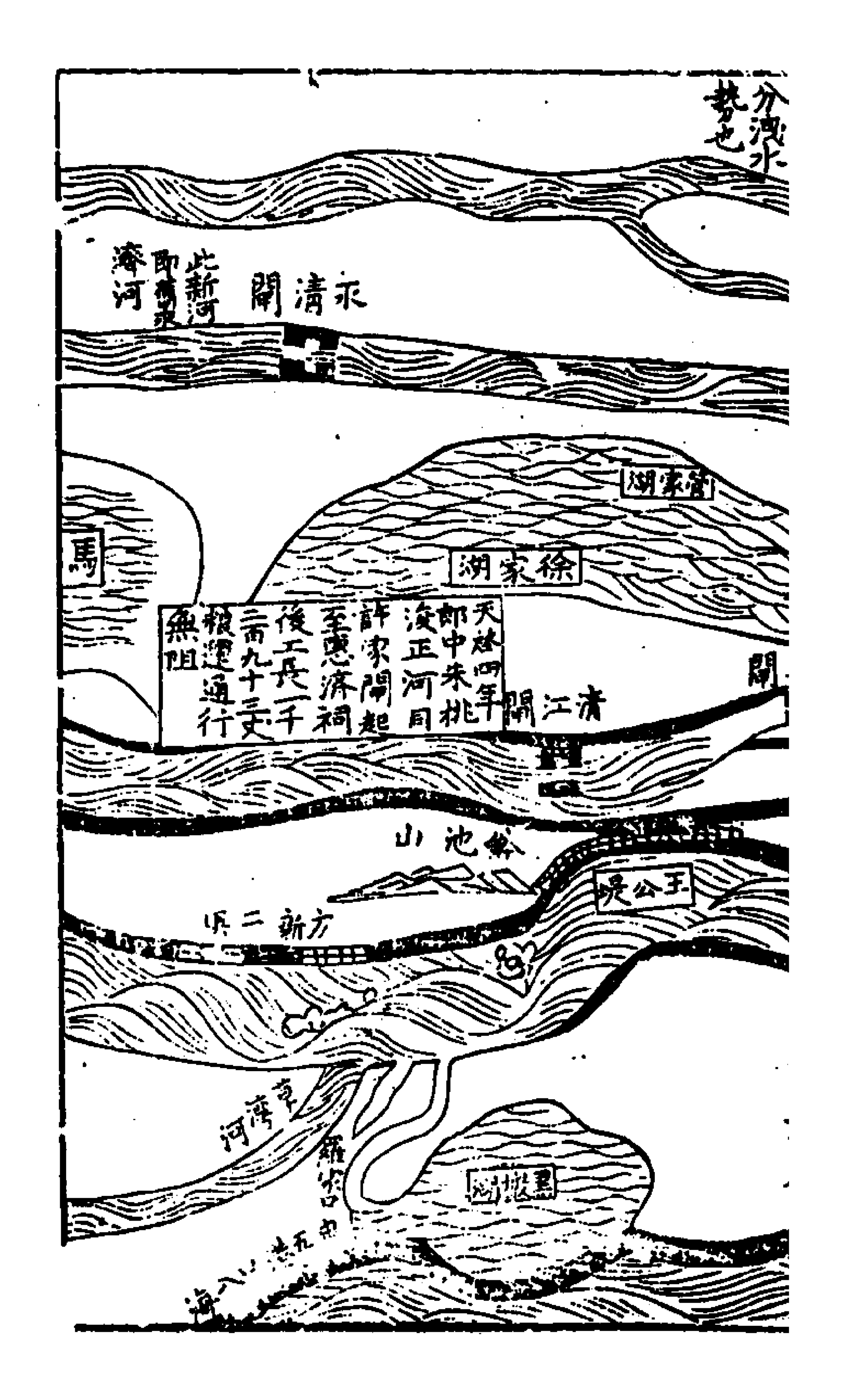

七千六百二十六丈八尺
睢寧管
宿遷縣主簿
前此黄河決溢每則灌入
小河口白洋河并埃儲湖
之水决歸仁集直射泗州
陵寢而正河愈奔而築長
堤禦衛之後堤內田地悉
皆乾出遷民盡歸耕作而
鳳泗亦免衝潰之虞矣
邢家湖
古城
桃源縣
界起



聖人山
龜山
盱眙
龜山横截河中淮漲至此可緩為有情
石堤
泗州
石堤
祖陵
基運山
高埠
陡湖
汴湖
鳳凰墩
桂墩
高岡
遥洪自古城至清河止長一萬八千四百十丈
南北兩岸遥堤既築水歸正漕田廬可免水患


洪澤湖
沙湖
桃源縣界
清河縣界
大黃河
黃家嘴
清河縣
黃壩新河
廿七


有舊城閘
家橋一
帶地勢
稍亢淮
水大漲
從此溢
入白馬
湖水消
仍為陸
地高良
閘水亦
由此入湖
越城
高良澗
阜陵湖
泥墩湖
灰墩湖
文華寺
淮河口
淮黃交會
清河縣
惠濟祠
閘
十字河
大河口
新河


分洩水勢也
永清閘
此新河即積水濬河
管家湖
徐家湖
馬
天啓四年郎中朱兆浚正河同許家閘起至惠濟祠後工長一千二百九十三丈糧運通行無阻
清江閘
閘
鉢池山
王公堤
方新二壩
草灣河


新河淤淺已久天啟三年郎中朱開闢新河淤淺長一千九十七丈以備挑濬正河行運
新河
包家圍淤信港天啟四年郎中朱國近新河衝險詳請加砌磚石堤長五百丈以防護淮城
護城石堤
淮安府
山陽縣
新城
湖


草子河即章子湖連白馬湖淺周家橋
廿九
平河橋
三舖
冬套
七套
安東縣
顧家河

萬曆四十五年修黄浙南州一道長五十丈四十六年修北岸二道長五千九百餘丈以衛民以洩湖漲



天啟二年寶應湖西堤衝缺一淺等處郎中朱甃砌石工六百餘丈

瀧大湖

寶應湖

氾光湖

清水湖

津湖

界首越河

界首北閘

劉家堡閘

江橋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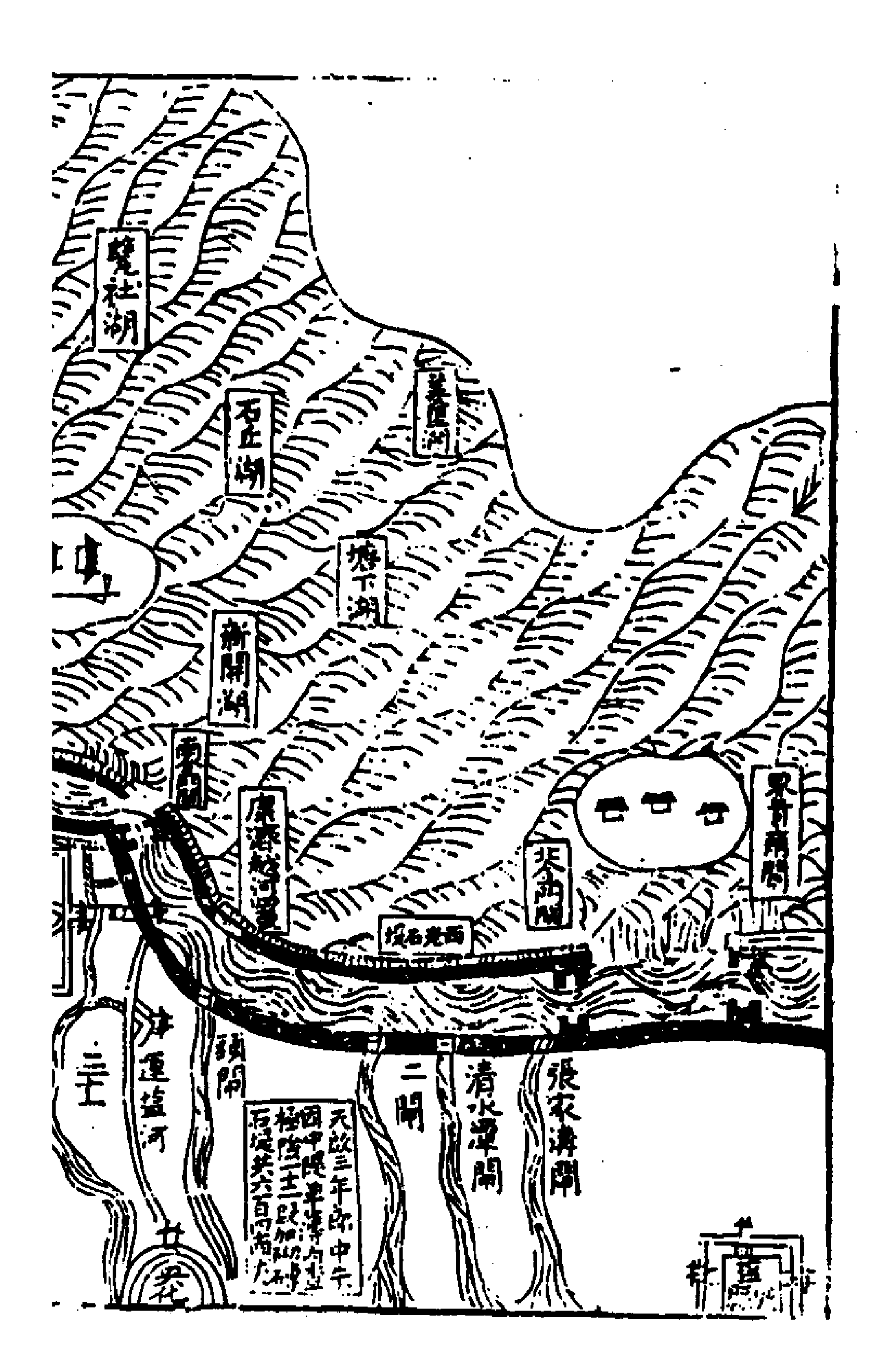
氾水閘

子嬰溝閘

界首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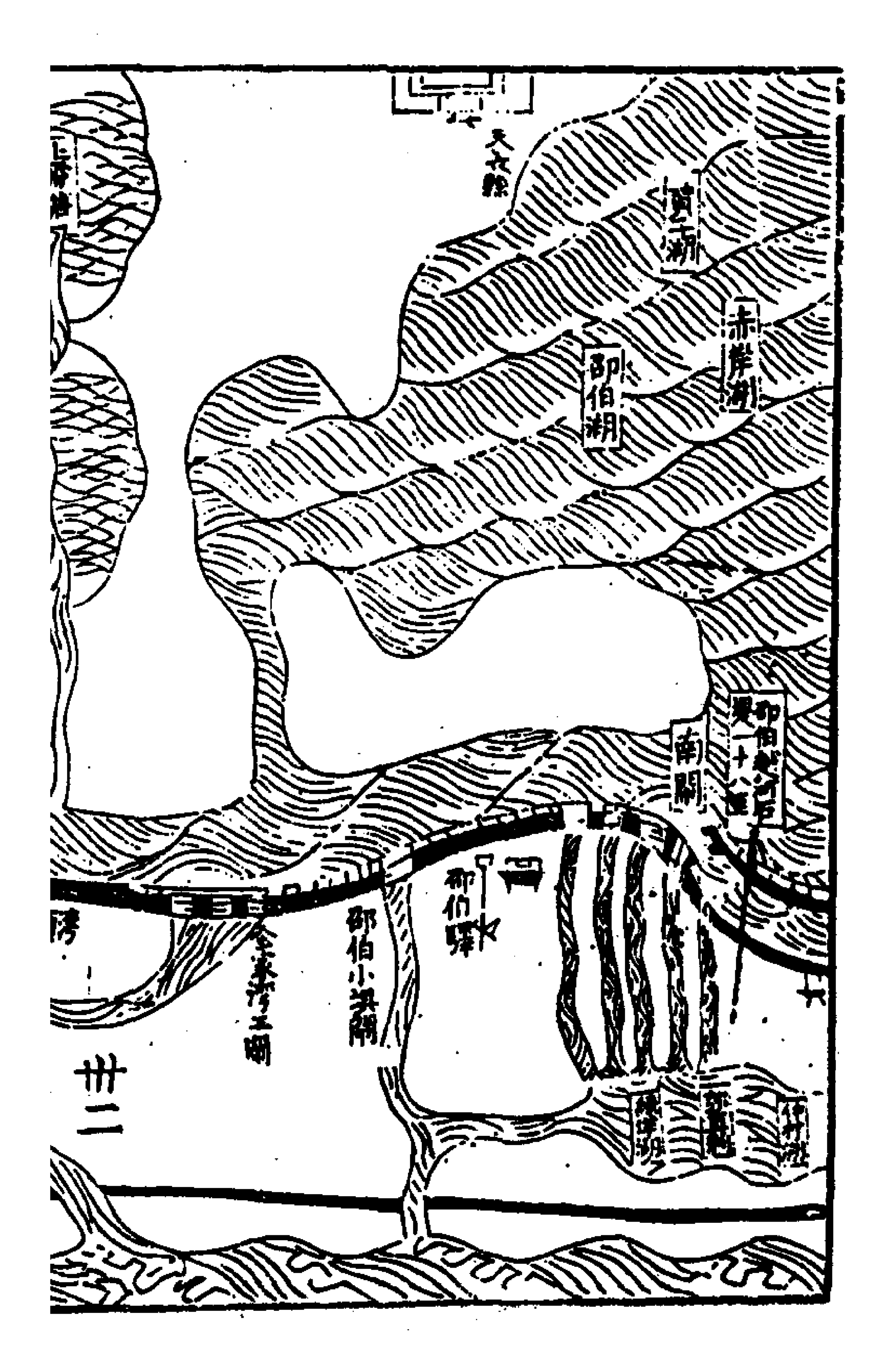
界首驛

廣洋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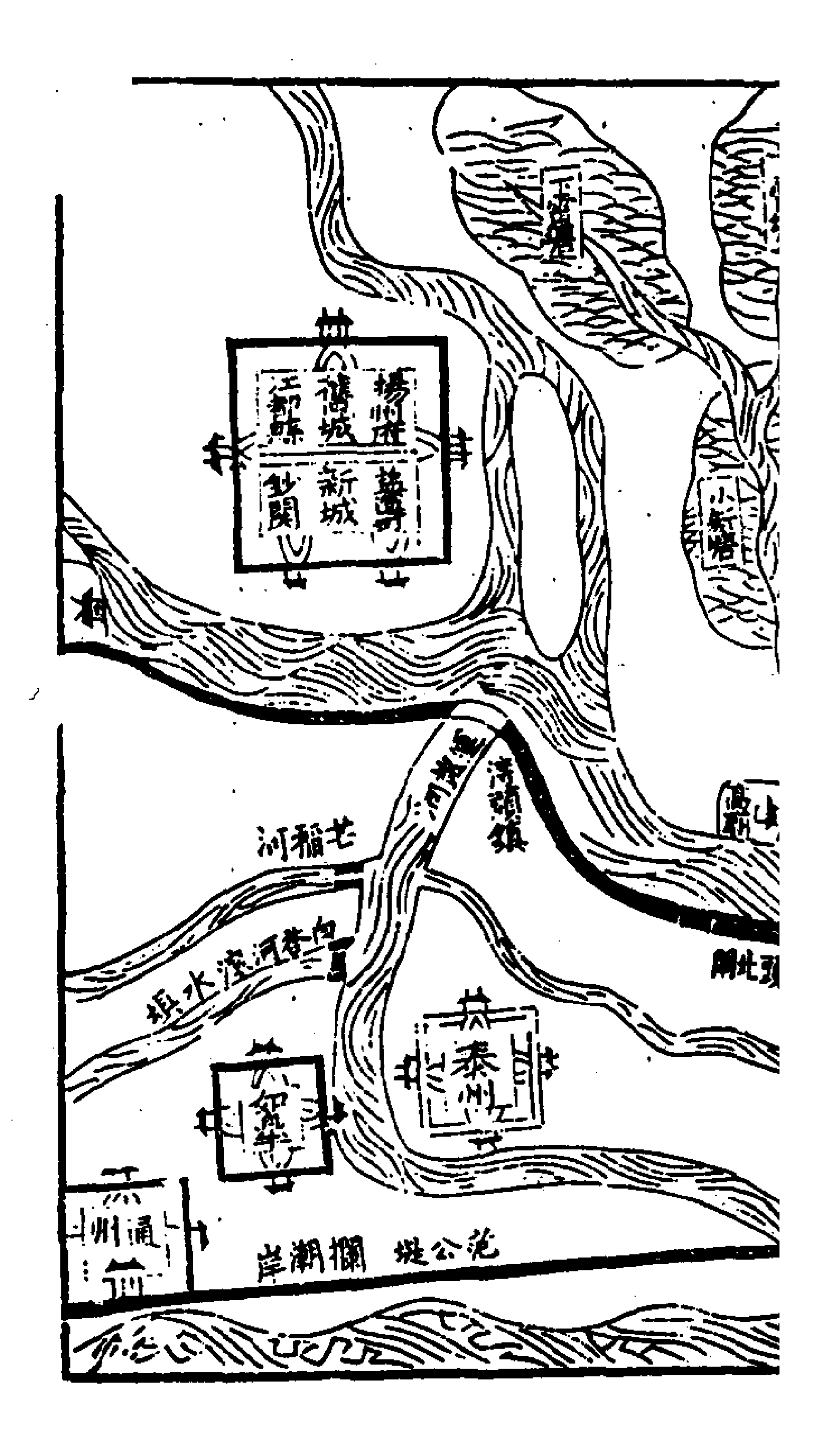

甓社湖
新開湖
塘下湖
康濟越河
頭閘
運鹽河
二閘
清水潭閘
張家溝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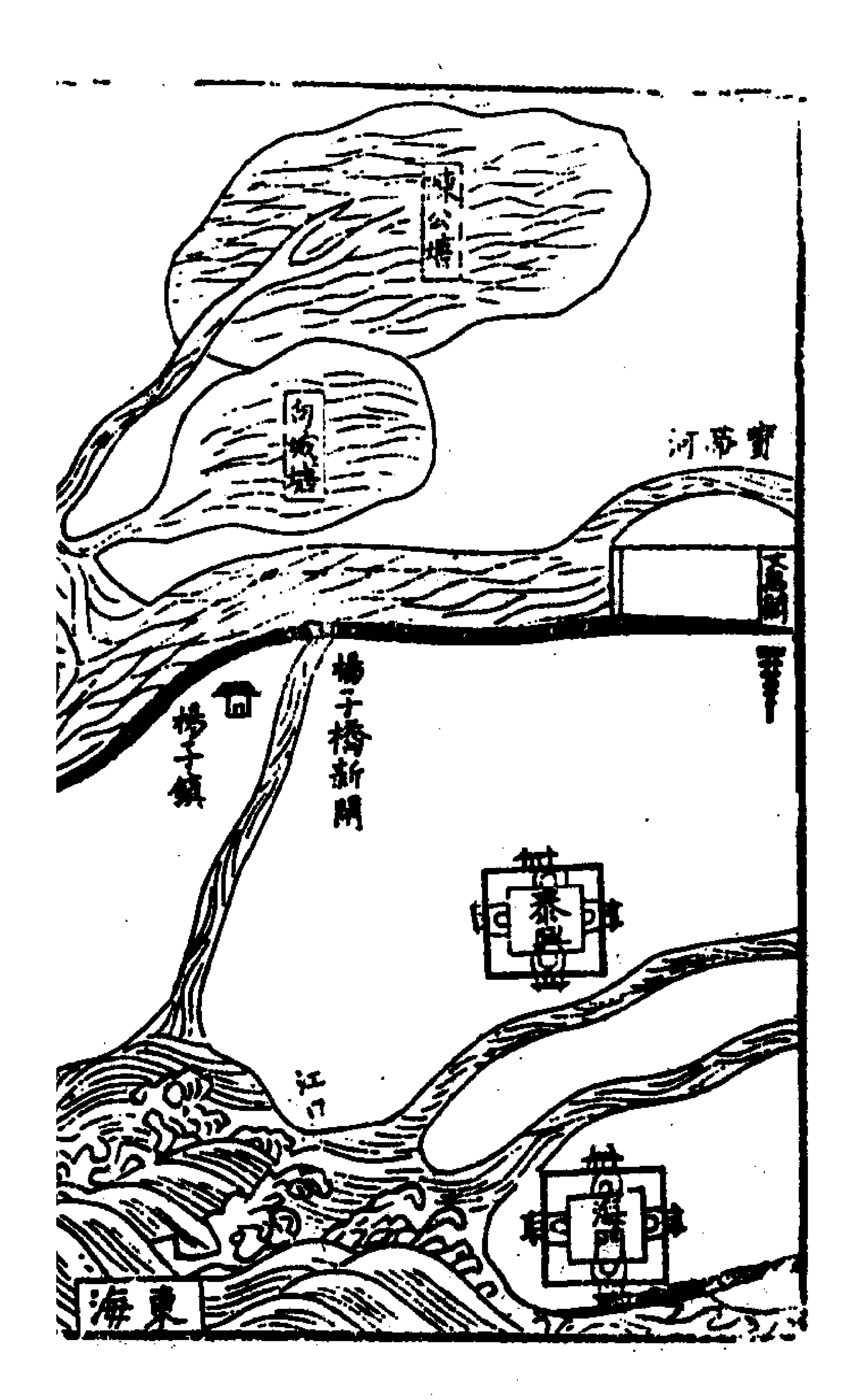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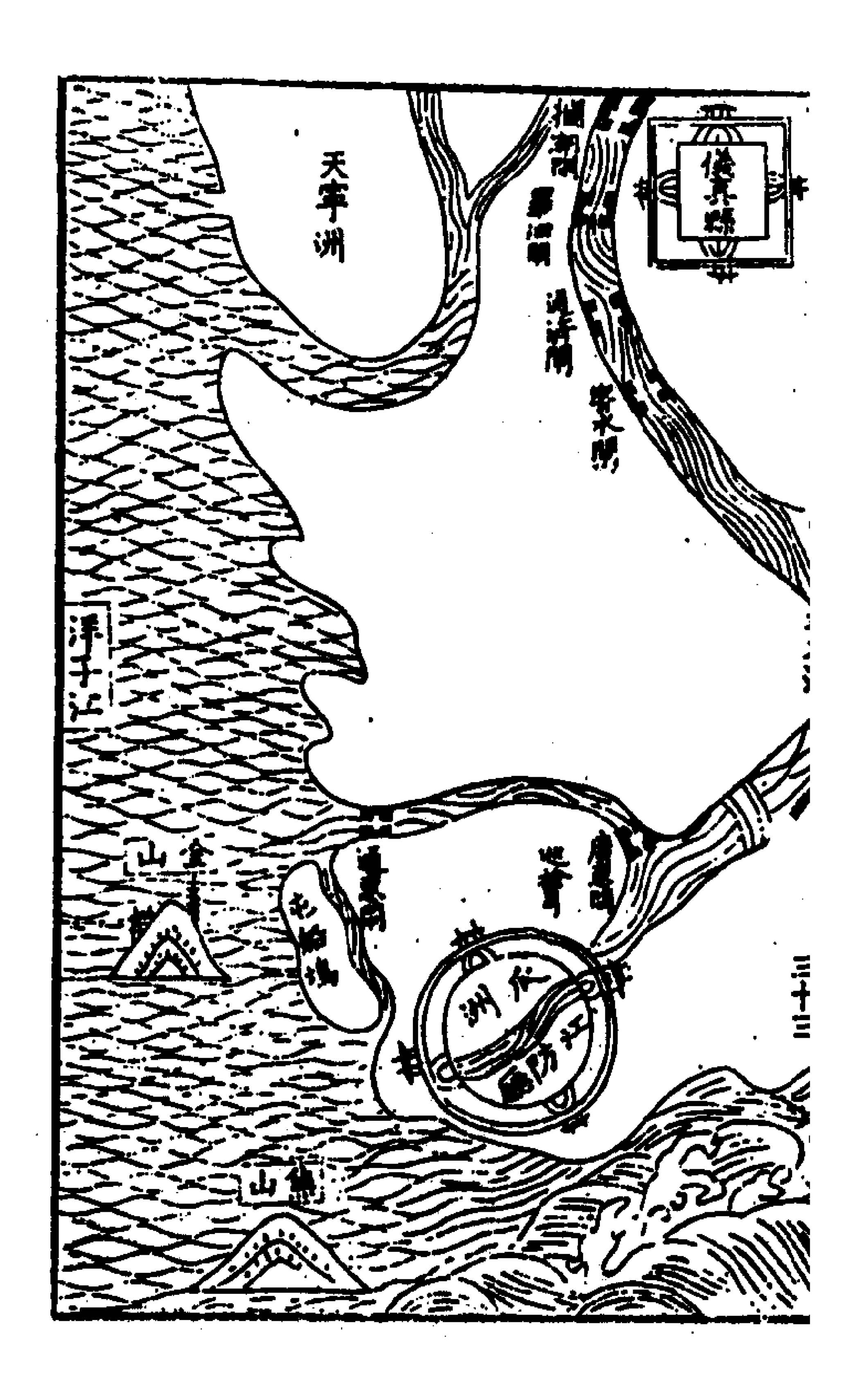
平阿湖
珠湖
樊良湖
五湖
七里湖
武安湖
新城湖
張良湖
郎中朱因湖吕風浪時損船建議築石堤一百六十丈永捍湖險
南河工部
高郵州
五里壩閘
車邏鎮閘
三十里舖閘
露觔閘二座
露觔祠
北閘



天長縣
赤岸湖
邵伯湖
南關
邵伯驛


揚州府
舊城
江都縣
新城
鈔關
灣頭鎮
芒稻河
白塔河淺水垻
泰州
如臯
通州
范公堤
攔潮岸


陳公塘
句城塘
揚子橋新閘
揚子鎮
東海


天寧洲
揚子江
金山
儀真縣
瓜洲

南河郎中朱國盛編輯　員外郎彭[illegible]
郎中徐　標續纂　郎中[illegible]

治河治漕考

夫三代邈矣河之為患靡可得而稽焉徙而侵淮則自周定王始也自後河決數千為甚漢武躬親塞之而河復舊迹元成之世外戚専政法度紀綱敝于群小井水且溢而况黄河李尋陰盛之論良不虚也及尋明用王吳之策築堤疏汴析

流爲八自漢及隋三百年閒河不能災蓋得神禹之遺意也唐人不專治水而河之決大㦸於漢豈順水之性不加穿鑿而然與至宋則無策矣不堅築堤而恃埽河性北流而矯之東以至中國疲敝文呂二公不無罪焉胡無百年之運以元亡罪賈魯者非通論也

明興定鼎金陵再徙有劚門之徙罷海運而通漕運以淮揚爲襟喉黃淮爲津要而

二陵王氣倚之則防河之決治漕之淤無一月可緩者也㦤忝南河職守三載矣每覩河身日高漕道多梗未嘗不目惕

心疚因取近代治河諸書摘要刪繁叅以己意彙爲一編論黃河者十之七論漕河者十之三曰治河治漕考雖未能一一施行而古今河之寧溢漕之利阻與夫諸名臣經營荒度之勳績葢可得而觀覽云

按禹貢載所治諸水皆著其源獨於黃河則曰導河積石葢其源流荒遠不可臆説聖人固慎之也自漢張騫使西域訪河源以爲河發葱嶺趨于闐滙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云得之悶磨黎山世相傳以爲信元世祖始命其學士蒲察都實佩金虎符往求之

得其源于吐番朶甘思之西四山中有水滙為澤若列宿然曰火墩腦兒譯言星宿海也自此而東為赤賓河東行岐為九派曰九渡河於時尚清淺可涉又東行約五里許始渾濁而流益大朶甘思東北有大山四時皆積雪蓋崑崙也自崑崙東北流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過臨洮蘭州始入中國繞朔方北地上郡又東北經三受降城東勝等州折而南下龍門迂迴行九千餘里則張騫薛元鼎之言皆不足據然此無關於中國之利害雖存而不論可也禹鑿龍門南經華陰東至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

浴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
逆河入于海說者以大陸今在冀州而九河則為今德州
東光南皮滄州靜海平原海豐諸州縣其故迹猶微有存
者劉子所嘆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蓋嘆河
也考之殷書殷自祖乙都耿圮于河水乃遷于河南偃師
其告于臣民言自湯以來不常厥居于今五邦則盤庚之
前業已數遷其後復居于亳是河水為患在殷已然而禹
貢載海岱及淮惟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海惟揚州沿
于江海達于淮泗此河淮相通之槩也

定王五年河徙砱礫南浮于淮

晉景公十五年穀梁傳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遇輦者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群臣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伯尊如其言而河流

按春秋時齊桓公取近河之地以廣田居而九河只存其一語載宋史汴河志中戰國時河在齊趙魏界三國各築堤岸以自衛故白圭自以治水為愈于禹不知其以隣國為壑三國之堤必有成于圭者

魯哀公九年秋吴城邗溝通江淮

時夫差將霸中國乃築城廣陵下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謂之邗溝郡縣志廣陵在江都縣西北四里即蜀岡也州城正直其上大江西北自六合縣界流入晉祖逖擊楫中流之所南對丹徒之京口舊潤四十餘里今潤十八里按江都縣西北六十里有末口近黃子湖與六合相值邗溝皆自城下起東北穿射陽湖西北穿至末口而江淮始通矣

漢

文帝十二年河決酸棗東潰金堤于是東郡大興卒塞之

武帝建元三年河水溢于平原

元光三年河徙自頓丘經瓠子通於淮泗

元封四年武帝封泰山還自臨瓠子口沉白馬玉璧令群臣負薪塞之下淇園之竹以爲楗作歌有齧桑浮兮淮泗滿之句于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宣房宮而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

太始二年齊人延年上言河出崑崙經中國注渤海是地勢西北高東南下也可按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然上以河廻大禹所導驟難更改壯其言而罷之

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邪直貝丘縣恐水盛隄防不能禁迺各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

元帝永光五年冬十二月河決清河靈鳴犢口

按元封中既塞宣房後河復北決于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堤塞也是歲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絶

成帝建始初年清河都尉馮逡奏言郡承河下流與兖州東郡分水為界城郭尤卑土壤輕脆頃所以不至大害者以

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為魏郡清河減損水害屯氏河新絕未久其處易濬又其口所居高于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濬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事下丞相御史等相視僉以屯氏河盈溢時方用度不足竟寢其議

建始四年夏四月河決館陶東郡金堤汎濫兗豫入平原灌四郡三十二縣居地十五萬頃壞官亭廬舍且四萬所河

一隄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
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堤成上嘉其績詔以其五年
為河平元年延世為光祿大夫爵關內侯賜黃金百斤
河平三年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
復遣王延世治之六月乃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治河卒
非受平賈者為著作縣六月
鴻嘉四年秋㴾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
亭民舍四萬餘所先是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鐫
廣之上從其言使焉鐫之鐫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令水

益湍怒為害甚于故是歲遂有是決河堤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畧禁以為令河溢之害數倍于前決平原時令可於平原金隄閒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濬利又乾三郡水地淂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償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堤救水歲三萬人許商以為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閒相去二百餘里令河雖数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水之迹處埶平夷旱則淤絶水則為敗不可許公卿

皆從商言先是谷永以為河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潰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是時李尋解光亦言陰氣盛則水為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于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于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衆庶見王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令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于是遂止不塞滿昌師丹等數言百姓可

哀上數遣使者處業賑贍之
哀帝即位時騎都尉平當領河堤使奏言按經義有決河深
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九河今皆填滅難明宜博求能濬
川疏河者于是待詔賈讓獻上中下三策曰古者立國居
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
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得有所休息左右游
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
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
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今行上策徙

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出數年治河之費業所徙之民此功一立河之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多穿漕渠則民利其灌溉益鹵下濕填淤加肥一利也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二利也轉漕舟船之便三利也故謂中策若繕完故堤增卑倍薄而勞費無已數逢其害則最下策也

按讓三策丘文莊服其中策潘印川俱辨其非唯宋任伯雨謂宜寬立隄防約攔水勢者得之

平帝元始四年王莽以河決靡常徵治河者議郎李尋議以勿塞竢水勢稍定因天心而圖之王橫言禹行水時河從西山下東北去今宜更開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時莽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新莽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為元城塚墓患令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堤塞

明帝永平十四年修汴渠

按初平帝時汴河決久不修河流入汴兗豫稱患建武中始議修濬儀令樂俊言民新被兵未宜興役後汴渠東侵

彌廣百姓怨歎詔王景與將作謁者王吳發丁夫數十萬

治渠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十里立一水門

令更相回注無潰漏明年渠成帝親巡行王吳等皆增秩

一等于是河汴分流而德棣之河又播為八故水有所瀉

偶合禹功終漢之世迄于晉隋皆無河患焉

順帝陽嘉中又自汴河口以東緣河積石為堰通淮口入金

堤

靈帝建寧中又增修汴堤石門以遏渠口水盛則通注津耗

則輟流

魏

正始二年置淮南北屯田廣漕渠

按魏欲廣田蓄穀於楊豫之間使尚書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乃開廣漕渠而下達于淮齊食有資而無水害蓋司馬懿用艾之策也

晋

元帝建武元年河溢河汾

孝武寗康十年太傅謝安出鎮廣陵修築湖堤

楊城北四十五里有湖每水漲沒田安為築堤隨時蓄洩田始獲登民思之以為甘棠之澤呼其堤與湖皆曰邵伯

梁

武帝天監十三年冬築淮堰

時發徐揚卒二十户取五丁以築之

隋

煬帝大業元年開通濟渠引汴入泗以達于淮

通濟渠即汴河故道其源舊自開封府滎陽縣東經府城内又東合蔡河又東注泗州下入于淮累因河決蔡河湮沒無迹而汴河自府西中牟縣入黄河矣

是年又開邗溝入江

帝幸江都命尚書左丞皇甫議發淮南諸州兵丁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楊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旁皆植以樹即

唐人所謂栁堤是也蓋前此揚州西北自末口達六合入江東北自射陽湖入淮是時始自揚子達六合自山陽瀆入淮矣

唐

都關中高祖太宗時漕東南之粟歲不過二十餘萬石由汴入河至渭

玄宗開元十年愽州河決十四年溢魏州十五年溢冀州

二十五年潤州刺史齊澣奏開伊婁河

潤州今鎮江也煬帝既開邗溝自揚子達六合由山陽瀆入淮而鎮江京口至瓜洲之賂未通至唐都關中置運使

于楊子以司漕運于是刺史齊澣以潤州北距瓜步沙尾
淤塞者六十里舟多敗溺于是徙漕路由京口渡江治伊
婁河開二十五里達楊子縣自是免漂損之患瓜步口即
六合地原濶十八里後止餘一溝然自唐至今久不通運
似亦湮塞
天寶二年開廣運潭聚江淮米至京城
按天寶末安史亂國用告匱于是盛轉輸以給用而轉運
使劉晏主漕事以為江淮河渭水力所任載不同各隨所
能任造船而緣水置倉轉相給受由揚州距河渭米斗費

錢百二十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艘受千斛十艘爲綱綱三百人軍將領之部運至河陰上三門而止未十年人人習河險不憚而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轉粟百十萬石斗升無湛溺者初晏于揚子置場造船艘給錢千緡或言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惜小費當爲永久慮今始造船當使其私用饒給而後官物可堅完異時有減之者半以下可也過此則舟不復能任運矣後果如其言

德宗興元中淮南節度使杜亞自江都西循蜀岡疏司城湖

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

自杜亞疏渠浚河益庫水下走吉甫築此以洩有餘防不足漕運遂通

憲宗元和元年初置淮潁運使楊子院米自淮陰泝淮入潁至項城入溵輸于郾城以饋淮西行營省汝運之費七萬餘緡

楊子院地名唐為楊子縣南濱楊子江時于此置轉運院故名

穆宗長慶間節度使王播自閶門外古七里港開河東屈曲

至禪智寺橋通舊官河長十九里以便漕運

昭宗乾寧三年河漲滑州終啓世河閼溢然不至大決如漢世

後唐

同光二年秋七月唐發兵塞決河先是梁攻楊劉決河水以限晋兵梁所決河連年為曹濮患命將軍婁繼英督汴滑兵塞之未幾復壞

晋

天福二年河決鄆州四年決博州六年夏決中都入於背河冬十月河決滑濮鄆澶州七年三月歸德軍節度使安彥威塞決河於滑州

十一年黃河自觀城縣界楚里村隄決東北經臨黃觀城兩
縣

開運元年河決滑州環梁山入於汶濟

三年秋七月河決楊劉西入莘縣廣四十里自朝城北流九
月決澶滑懷州

漢

乾祐元年五月河決魚池三年六月河決鄭州

周

廣順二年十二月河決鄭州滑州周遣使修塞周主以決河
為憂王浚請自行視許之

顯德初河大決東平之陽劉宰相李穀監治堤自陽穀抵

張秋以遏之水患少息然決河不復故道離而為赤河

顯德五年濬汴口導河流達于淮春三月汴渠成于是江淮

舟楫始通

濬汴口導河達淮即歸德至泗州河

宋

太祖建隆元年命陳承詔導閔河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

南歷陳潁達壽春以通淮右

蔡河即惠民河今黃河自汴梁西南歷陳潁至壽州正陽

鎮入淮即宋閔河故道按宋定都汴漕運之法分為四路

東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黃

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一路之粟自閔河至京師京東之粟自廣濟河至京師四河惟汴最大而閔河其一也
乾德二年遣使案行將治古堤議者以舊河不可卒復力役且大遂止但詔民治遥堤以禦衝注之患其後赤河决東平之竹村七州之地復罹水災
三年秋大雨霖開封府河决陽武又孟州水漲壞中潬橋梁澶鄆亦言河決詔發州兵治之
四年八月滑州河決壞靈河縣大堤詔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馬步軍都軍頭王廷義等督士卒丁夫數萬人治之

開寶四年十一月河决澶淵泛數州

五年河大决濮陽又决陽武詔發諸州兵夫五萬人遣潁州團練使曹翰護其役翰至河上親督工徒未幾决河皆塞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秋七月河决孟州之溫縣鄭州之滎澤澶州之頓丘皆發緣河諸州丁夫塞之又遣左衛大將軍李崇矩自陝西至滄棣案行水勢視堤岸之缺亟繕治之民被水災者悉蠲其租

三年正月命使十七人分治黃河堤以備水患滑州靈河縣河塞復决命西上閤門使郭守文率卒塞之

七年河大漲壓滑河凌鄆州城將陷塞其門急奏以聞詔殿

前承旨劉吉馳往固之

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汎澶濮曹濟東南流至彭城界

入于淮詔發丁夫塞之

按是時堤久不成上命使者按視遥堤舊址使回奏以為

治遥堤不如分水勢自孟抵鄆雖有隄防唯滑與澶最為

隘狹于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於南北岸各開其

一北入黄御河以通于海南入靈河以通於淮節减暴流

一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遠邇作為斗門啟閉隨時

務乎均濟通舟運溉農田此富庶之資也不報時多陰雨河久未塞帝憂之遣樞密直學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用大牢加璧以祭十二月滑州言決河塞群臣稱賀

雍熙元年春滑州復言房村河決乃發卒五萬治之又命翰林學士宋白祭白馬津沈以大牢加璧未幾役成

三年淮南轉運使喬維嶽開故沙河自楚州至淮陰凡六十里

沙河乃初轉運使劉璠議開而未克者

淳化二年三月詔長史以下及巡河主埽使臣經度行視河

堤勿致壞隳遣者當寘于法

四年十月河決澶州陷城壞廬舍七十餘區詔發卒代民治之

眞宗咸平三年五月河決鄆州王陵埽浮鉅野入淮泗水勢悍激侵迫州城命使率諸州丁男二萬人塞之

按始赤河決擁濟泗鄆州至是霖雨彌月勢益甚乃遣工部郎中陳若仙經度若仙請徙鄆州于東南十五里陽鄉之高原詔可

是年江淮發運使薛奎疏眞揚漕河廢三堰以便餉運淮

南轉運副使吳遵路于真楚泰州高郵軍置斗門九十蓄洩水利

景德元年九月澶州河決横壠埽四年又壞王公埽並詔發兵夫完治之

大中祥符三年十月白浮圖村河水決溢

四年九月棣州河決聶家口復決通利軍

五年正月本州請徙城帝苦居民重遷命使完塞既成又決于州東南李氏灣環城數十里民舍多壞又請徙商河役興踰年雖扞護完築裁免決溢而湍流益暴壖地益削河

勢高民居殆踰丈矣民苦久役而終憂水患

六年詔徙州於陽信之八方寺著作佐郎李垂上導河形勝書其大略欲自汲郡東推禹故道挾御河較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南東北合赤河而至於海因於魏縣北析一渠正北稍西逕衡漳直北下出邢洺如夏書過洚水稍東注易水合百濟會朝河而至于海議不決

七年八月河決澶州大吳埽役徒數千築新堤亘二百四十步水乃順道

九年知許州石普請于大流堰穿渠置二斗門引沙河漕京師四月遣中使至惠民河規畫置壩以通舟運

按惠民河即太祖建隆陳承詔所導之閔河雍熙喬維嶽所開之沙河也

天禧三年六月滑州河溢州城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二即遣使賦諸州薪石楗橛芟竹之數千六百萬發兵夫九萬治之四年二月河塞群臣入賀上親爲文刻石紀之

五年正月知滑州陳堯佐以西北水壞城無外禦築大堤又

疊埽於城北護州中居民復就鑿橫水下垂木數條置水旁以護岸謂之木龍當時賴焉

按是時緣河諸州皆有埽有司歲計而無闕焉其為埽之法伐蘆荻謂之茭伐山木榆柳枝葉謂之梢辮竹糾茭為索以竹為巨索長十尺至百尺有數等先擇寬平之所為埽塲密布茭索鋪梢梢茭相重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茭索係其兩端別以竹索自內傍出其高至數丈其長倍之凡用丁夫數百或千人雜唱齊挽積置于卑薄之處謂之埽岸既以

橛臬閡之後以長木貫之其竹索皆埋巨木于岸以維之
遇河之横决則復増之以補其缺又有馬頭鋸牙木岸者
以蹙水勢護堤焉
仁宗天聖元年以滑州决河未塞詔募京東河北陝西淮南
民輸薪芻調兵伐瀕河榆栁賙溺死之家
二年遣使行視河勢
三年轉運使方仲閞言淮南漕河宜作木閘石窓分水溉民
田發運使張綸及監西溪鹽税范仲淹奏築捍海堤置閘
納潮以通運河

五年發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一千緡錢五十萬塞決河十月丙申塞河成以其近天臺山麓名曰天臺埽宰臣王曾率百官入賀十二月濬魚池歸減水河

六年八月河決於澶州之王楚埽八年始詔河北轉運司計塞河之備良山令陳曜請踈鄆滑界糜丘河以分水勢遂遣使行視遥堤

明道二年徙大名之朝城縣于杜婆村廢鄆州之王渡橋淄州之臨河鎮以避水

景祐元年七月河決澶州橫壠埽

慶曆元年詔權停修决河自此久不復塞而議開分水河以殺其暴未興工而河流自分有司以聞遣使特祠之三月命築堤于澶以扞城

八年六月癸酉河决商河埽乃命使行視河堤

皇祐元年三月河合永濟渠注乾寧軍

二年七月辛酉河復决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

四年正月乙亥塞郭固而河勢猶壅議者請開六塔以披其勢

至和元年遣使行度故道且詣銅城鎮海口約古道高下之

勢

二年學士歐陽修以大役將興謀慮不慎陳大不可者五大意以天災歲旱民困國貧財力方疲大工猝起橫隴湮塞故道已平而難鑿商胡屢決安流已久而難回云

嘉祐元年夏四月壬子朔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久復決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命三司鹽鐵判官沈立往行視而修河官皆謫官由是議者久不論河事

五年河流派別于魏之第六埽曰二股河行一百三十里至魏恩德愽之境曰四界首河七月都轉運使韓贄上四界

首二股河圖

按贊書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即溝洫志所謂平原金堤開通大河入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者也自春以丁壯三千濬之可一月而畢支分河流入金赤河其深六尺爲利可必商胡決河自魏至于恩冀乾寧入海今二股河自魏恩東至德滄入海分爲二則上流不壅可無決溢之患

七月戊辰河決大名第五埽

英宗治平元年始命都水監濬二股五股河以紓恩冀之患

按初都水監言商胡堙塞冀州界河淺房家武邑二埽由

皆瀆慮一旦大決則甚于商胡之患乃遣判都水監張鞏
戶部副使張燾等行視遂興土役卒塞之
神宗熙寧元年河溢恩州烏欄堤又決冀州棗強埽北注艮
州樂壽埽帝憂之顧問近臣司馬光等都水監丞李立之
請于恩冀深瀛等州創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而河
北都轉運使言當用夫八萬三千餘人役一月成今方災
傷願徐之都水監丞宋昌言謂今二股河門變移請迎河
港進約簽入河身以紓四州水患遂與屯田都監內侍程
昉獻議開二股以導東流于是都水監奏慶曆八年商胡

北流于今二十餘年自澶州下至乾寧軍創堤千有餘里公私勞擾近歲冀州而下河道梗澁致上下埽岸屢委今棗強林岸衝奪故道雖創新堤終非久計願相六塔舊口并二股河導使東流徐塞北流而提舉河渠王亞等謂黃御河帶北行入獨流東砦經乾寧軍滄州等八砦邊界直入大海其近海口濶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砦以西濶三四百步深五六丈其勢愈深其流愈猛天所以限契丹議者欲再開二股漸閉北流此乃未嘗覩黃河在界河內東流之利也十一月詔翰林學士司馬光入内內侍省副

都知張茂則乘傳相度四州生堤回日兼視六塔二股利害

一年正月光入對請如宋昌言策于二股之西置上約擗水令東俟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

初商胡決河流派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海是謂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派於魏之第六埽遂為二股自魏恩東至于德滄入海是謂東流時議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堤帝不聽卒用昌言說置上約會北京留守韓琦言今歲兵

夫數少而金堤兩埽修上下約甚急深進馬頭欲奪大河緣二股及嫩灘舊闊千一百步是以可容漲水今截去八百步有餘則將東大河於二百餘步之間下流既壅上流蹙遏湍怒又無兵夫修護堤岸其衝决必矣况自德至滄皆二股下流既無隄防必侵民田設若河門東狹不能容納漲水上下約隨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為一其患愈大又恩深州所創生堤其東則大河西來其西則西山諸水東注腹背受水兩難捍禦望選近臣速至河所與在外官合議帝在經筵以琦奏諭光命同茂則再往四百光與張

監李立之宋昌言張問呂大防程昉行視上約及方鋸牙
濟河集議于下約光等奏二股河上約並在灘上不礙河
行但所進方鋸牙已深致北流河門稍狹乞減折二千步
令進後仍作蛾眉埽裹護其滄德界有古遥堤當加葺治
所修二股本欲疏導河水東去生堤本欲捍禦河水西來
相為表裏未可偏廢帝因謂二府曰韓琦頗疑修二股趙
抃亦以人多以六塔為戒王安石曰異議者皆不考其事實
故也帝又問程昉宋昌言同修二股如何安石以為可治
七月二股河通快北流稍自閉時二股河東流及六分拏

等因欲閉斷北流帝意嚮之光以為須及八分乃可仍待其自然不可施功王安石曰光議事屢不合今令視河後必不從其議是重使不安職也庚子乃獨遣茂則茂則奏二股河東傾已及八分北流止二分張鞏等亦奏丙午大河東徙北流淺小戊申北流閉詔獎諭司馬光等仍賜衣帶馬時北流既塞而河自其南四十里許家港東決汎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

三年二月命茂則鞏相度澶滑州以下至東流河勢隄防利害

時方濬御河韓琦言事有緩急工有先後令御河漕運通駛未至有害不宜減大河之役乃詔輟河夫卒三萬三千專治東流

四年七月辛卯北京新堤第四第五埽決漂溺館陶永濟清陽以北遣茂則乘驛相視八月河溢澶州曹村十月溢衛州王供

按新堤凡六埽而決者二下屬恩冀貫御河奔衝為一帝憂之自秋迄冬數遣使經營是時人爭言導河之利茂則等謂二股河最下而舊防可因今堙塞者纔三十餘里若

度河之湍瀉而逆之又存清水鎮河以析其勢則悍者可

回決者可塞帝然之十二月令河北轉運司開修二股河

上流并修塞第五埽決口

五年二月甲寅興役四月丁卯二股河成深十一尺廣四百

尺方濬河則稍障其決水至是水入于河而決口亦塞六

月河溢北京夏津

閏七月帝語執政聞京東調夫修河有壞產者河北調急

夫尤多若河復決奈何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

東若利害無所校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古

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瀉鹵俱為沃壤庸非利乎況急夫已減于去歲若復葺理隄防則河北歲夫愈減矣

六年四月始置疏濬黃河司

先是有選人李公義獻鐵龍爪揚泥車法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為爪形以繩繫舟尾而沈之水篙工急櫂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宦官黃懷信以為可用而患其太輕王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别制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列于水下如杷狀以石壓

之兩旁繫大繩兩端矴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絞之去來撓蕩泥沙已又移船而濬或謂水深則杷不能及底雖數往來無益水淺則齒礙沙泥曳之不動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使懷信先試之以濬二股又謀鑿直河數里以觀其效言于帝帝許春首興工而賞懷信以度僧牒十五道公義與賞絲以杷法下北京虞部員外郎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驗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遽曰法誠善第同官議不合耳安石大悅至是乃置濬河司將

自衛州濬至海口差子淵都大提舉公義為之屬許不拘
常制舉使臣等人船木鐵工匠皆取之諸埽官吏奉給是
時北流閉已數年水或橫决散漫常虞壅遏十月外監丞
王令圖獻議于北京第四第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
還二股故道乃命范子淵及朱仲立領其事開直河深八
尺又用杷疏濬二股及清水鎮河凡退背魚肋河則塞之
王安石乃盛言用杷之功若不輟工雖二股河上流可使
行地中
按是時黃廷堅以鐵龍爪治水為兒戲安石怒罷其官夫

以神宗之淺識而喜于有為安石之執拗而愎諫自用是以卒無成功由此觀之宋室君臣真兒戲也

七年詔徙真州運河

是年都水監丞劉璯言自開直河閉魚肋水勢增漲行流湍急漸塌河岸而許家港清水鎮河極淺漫幾于不流雖二股深快而蒲泊已東下至四界首退出之田畧無固護設遇漫水出岸牽回河頭將復成水患宜候霜降水落閉清水鎮河築縷河堤一道遏漲水使大河復循故道又退出良田數萬頃俾民耕種而博州界堂邑等退背七埽歲

減脩護之費公私兩濟從之是秋判大名文彥博言河溢壞民田多者六十村戶至萬七千少者九村戶至四千六百願蠲租稅從之又命都水詰官吏不以水災聞者外都水監丞程昉以憂死

十年五月滎澤河決急詔判都水監俞光往治之七月河復溢衛州王供及汲縣上下埽懷州黃沁滑州韓村澶州曹村澶淵八月又決鄭州滎澤自是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滙于梁山張澤濼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濟鄆徐尤甚

是時文彥博言臣正月嘗奏徳州河底淤澱泄水稽滯上流必至壅遏又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若不預為經制必溢魏博恩澶等州之境而都水畧無施設止固護東流北岸而已適累年河流低下官吏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堤岸大名諸埽皆可憂虞謂如曹村一埽自熈寧八年至今三年雖每計春料當培低怯而有司未嘗如約其埽兵又皆給他役實在者十有七八今者果大决溢此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臣前論此并乞審擇水官今河朔京東州縣人被患者莫知其數嗸嗸顒于上軫聖念而

水官不能自訟循汲汲之希賞臣前論所陳出于至誠本圖補報非敢激訐也

按丘文莊以此爲黃河入淮之始非也當周定王時河已浮于淮矣又瓠子歌稱齧桑浮兮淮泗滿則漢時之決亦入于淮可知

元豐元年四月丙寅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五月甲戌新堤成閉口斷流河復歸北

二年詔濬淮南運河自邵伯堰至儀真十四節分二歲用工從漕臣請也

三年七月澶州孫村陳埽及大吴小吴埽決詔外監丞司速
修閉
四年四月小吴埽復大決自澶注入御河恩州危甚令李立
之經畫以聞
五年六月河溢北京内黄埽七月決大吴埽堤以紓靈平下
埽危急八月河決鄭州原武埽溢入利津陽武溝刀馬河
歸納梁山濼詔遣守夫併力修築至臘月竟塞之
六年發運使羅拯將之奇議自洪澤以上鑿龜山蛇浦左肋
為裹河以達于淮從之

初熙寧四年自淮陰至洪澤巳開新河獨洪澤以上至于
清汴未免風濤之險至是始議開龜山爲裏河取淮爲源
不置堰牐以免風濤覆溺之患河成奇撰記刻石龜山
七年七月河溢元城埽決橫堤破
大抵熙寧初專欲導東流而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
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神宗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
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故二人尤以河事自任
帝雖藉其才然每抑之其後元祐元年子淵巳故司農少
卿御史呂陶劾其修堤開河糜費巨萬護堤壓埽之人溺

死無數元豐六年興役至七年功用不成乞行廢放於是黜知兗州尋降知峽州其制署曰汝以有限之材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中書舍人蘇軾詞也

八年三月哲宗即位宣仁皇后垂簾河流雖北而孫村低下夏秋霖雨漲水往往東出小吳之決未塞十月又決大名之小張口河北諸郡皆被水災

時知澶州王令圖建議濬迎陽埽舊河又于孫村金堤置約復故道本路轉運使范子奇仍請于大吳北岈修進鋸

互辯約河勢於是回河東流之議起

哲宗元祐元年知樞密院事安燾深以東流為是两疏言朝廷久議回河獨憚勞費不顧大患蓋自小吳未決以前河入海之地雖屢變移而盡在中國故京師恃以北限彊敵景德澶淵之事可驗也且河決每西則河尾每北若復不止則南岸遂屬遼界彼必為橋梁守以州郡如慶曆中因取河南熟户之地遂築軍以窺河外已然之効如此蓋自河而南地勢平衍直抵京師長慮郤顧可為寒心太師文彥博中書侍郎呂大防皆主其說中書舍人蘇轍謂右僕

射吕公著曰河决而北先帝不能回諸公欲回之是自謂
智勇勢力過先帝也盍因其舊而修其未備乎公著唯唯
二年六月戊戌詔黄河未復故道終為河北患決要回復故
道三省樞密院速與商議施行右相范純仁乞諭執政前
日降出文字却且進入免希合之臣妄測聖意輕舉大役
尚書王存等言使大河決可東回而北流遂斷何惜勞民
費財以成經久之利今王孝先等皆未有必然之論但僥
幸萬一以覬成功又預求免責若遂聽之將有噬臍之悔
乞望選公正近臣及忠實内侍覆行按視審度可否興工

未晚庚子三省樞密院奏事延和殿文彦博吕大防安燾等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為契丹之利范純仁王存胡宗愈則以虚費勞民為憂存謂令公私財力困匱惟朝廷未甚知者賴先帝時封椿錢物可用耳外路往往空乏奈何起數千萬物料兵夫圖不可必成之功且御契丹得其道則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家設險何與焉不然如石晉末耶律德光犯闕豈無黄河為阻况今河流未必便衝過北界耶太后曰且熟議明日純仁又畫四不可之説且曰北流數年未為大患而議者恐失中國之利先

事囬改正如頃西夏本不為邊患而好事者以為不取恐失機會遂興靈武之師也又奏自古惟有導河并塞河導河者順水勢自高導令就下塞河者為河堤決溢修塞令入河身不闌斡引大河令就高行流也于是收囬戊戌詔書其浚水官吴安持王宗望復持東流之説築金堤七十里障北流而東方論功賞而河決内黄口東流遂絕勢全北流時右正言張商英言元豐閒河決南宫議囬東流者屢年先帝歎息曰即神禹復生不能囬此河矣勅自令後不滑議囬河閉口盖採用漢人之論俟其泛濫自定也元

祐初文彥博吕大防以前勑非是㨂吴安持爲都水使者
委以東流之事京東河北五百里内調工五百里外出傭
錢及借常平倉司錢買梢草斬伐榆栁凡八年而無尺寸
之効王宗望代之猶以彥博大防餘意力主東流以梁村
口吞納大河令梁村口淤澱而開沙堤兩處決口泄水矣
前議累七十里堤以障北流令云俟霜降水落興工不應
九年爲水所蔽欺如此九年之内年年槃山水漲霜降水
落豈獨令年始有漲水而待水落乃可興工乞遣使按驗
虛實收索回河以来公私費錢粮梢草依仁宗朝六塔河

施行會七月辛丑廣武埽危急詔宗望亟往救護塞河畢

工上書言自元豐潰決而東北兩流利害甚鉅頻年紛爭

國論靡適比奉詔自闕村至拷栳堤諸河門並閉而築金

堤七十里盡障北流使河全東又自闕村下至海補築新

舊堤防疏濬淺淤雖盛夏漲不至壅決望付史官紀述用

彰聖明獨斷之哲詔第部役等官功次以聞是歲河決內

黃口全北流詔州縣共力救護堤岸左司諫王祖道請正

吳安持鄭佑李偉罪投遠方明先帝聽北流之志詔曰可

元符三年決蘇村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右正言任伯雨言河為中國患二千歲矣元祐末議者欲立奇功邀厚賞不顧地勢不念民力不惜國費力遏水使之東增堤培防泥沙益淤久益高仰而一旦橫決固其理也此安可以人力制哉為今之策宜因其所向寬立隄防攔約水勢使不至湧流橫溢而止苟必為力勝之計比年災傷民流國匱實自困之道也

崇寧元年詔江南開修運河

自真州宣化鎮江口至泗州河口五年畢工

大觀元年河決邢州陷鉅鹿縣冀州河溢壞信都南宮兩縣

三年六月又溢冀州信都決清河埽

政和四年都水使孟昌齡獻導河議

大意言河自大伾山東而來直大伾山之西回而南復折北則又直大伾山之東曾不十餘里而地形水埶束迫相直若引使穿大伾東北二山分兩股而過合于下流因三山為趾繫浮梁歲省費數十百倍可寬河朔諸路之憂詔置提舉司董其事而巨濼成詔自居山大伾山浮橋屬濬川者賜名天成橋自大伾山至汶子山浮橋屬滑州者賜名榮光橋已改名鐫功製橋銘磨崖刻之蔡京建閣三山

撫名曰續禹繼文之閣門曰銘功已又以河清賀蓋是時
水決稍就禹迹河雖北流而宋遂南渡矣
重和元年發運使栁庭俊請修復真揚楚泗高郵運河堤岸
斗門水閘七十九座節限水勢從之
宣和三年春詔發運使趙億以車畎水運河陳亨伯于真州
瓜洲海陵河口作三壩又于北神相近作壩
陳亨伯遣其屬向子諲視河子諲曰運河高江淮數丈自
江至淮凡數百里人力難濬昔唐李吉甫廢牐置堰治陂
塘泄有餘補不足漕運通流發運使曾孝蘊嚴三日一啟

之制復歸水澳惜水如金比年行直達之法走茶塩之利且應奉權幸朝夕經由或啓或閉不暇歸水又傾毀朝宗牐自洪澤至邵伯數百里不為之節故山陽上下不通今宜于真州太子港作一壩以復淮子河故道于瓜洲河作一壩以復龍舟堰于海陵河口作一壩以復茱萸待賢堰使諸塘水不為瓜洲真泰所分于北神相近作一壩權閉滿浦牐復朝宗牐則上下無壅矣事伯用其言是後滞扑皆通利云

六年發運使羅宗原請開真州靖安河又于江岸鑿河

宗原請于朝于真州西五十里七都開河八十里通于江以避黃天浩蕩之險由何家穴築石堰黃沙潭以達于州凡東西漕運得安流以濟

孝宗淳熙四年江淮發運使築洪澤堤六十里以避長淮之險

按徽欽末兩河悉畀劉豫豫亡河遂盡入金境數十年間或決或塞遷徙無定金人設官置屬以主其事沿河上下凡二十五埽六在河南十九在河北皆從都水監應給統埽兵萬二千人歲用薪百一十一萬三千餘束草百八

十三萬七百餘束樁杙之木不與焉

世宗大定八年六月河決李固渡水潰曹州城分流于單州之境九年遣都水監梁肅往視之統軍使宗叙言復故道興大役恐宋人乘間構為邊患而肅亦言新河水六分舊河水四分今若塞新河則二水復合為一如遇漲溢南決則害于南京北決則山東河北皆被其害不若李固南築堤以防決溢為便從之

十一年河決王村南京孟衛州界多被其害

十七年七月大雨河決白溝

二十年河決衛州及延津京東埽瀰漫至于歸德府乃自衛州埽下接歸德府南北兩岸增築堤以捍湍怒剏設巡河官一員埽兵二百人部頻河役夫之地與免今年稅賦

二十六年八月河決衛州堤壞其城命户部侍郎王寂都水少監王汝嘉馳傳措畫備禦而寂視被災之民不為拯救乃專集衆以網魚取官物為事民甚怨嫉既而河勢泛濫及大名追户部尚書劉瑋便宜規畫黜寂為蔡州防禦使

二十九年五月河溢于曹州小堤之北

章宗明昌五年河決陽武故堤灌封丘而東又自開封北衛

州決而入渦河會淮入海無何金亡

憲宗七年汶通于洸南入于泗淮

濟倅奉符畢輔國始于汶水之陰堽城之左作一斗門遏汶水入洸至任城益泗漕以餉宿蘄戍邊之衆且以溉兖濟間田汶由是有南入泗淮之派

世祖至元九年七月衛輝路新鄉縣廣盈倉南河北岸決五十餘步八月又崩一百八十三步去倉止三十步於是都水監丞馬良弼規措視併力修築

二十年通江淮漕

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流至須城縣安民山入清濟故
瀆通江淮至東阿由東阿陸運二百里抵臨清下漳御輸
京師復自安山開河北至臨清引汶絶濟直屬漳御南北
江淮之漕浮汶泗徑達臨清云
二十三年河決河南漂郡縣十五處
二十五年汴梁路陽武縣河決二十二所漂蕩麥禾房舍令
宣慰司督本路修治
成宗大德元年七月河決杞縣蒲口塞之明年蒲口復決漂
歸德屬縣田廬禾稼自是無歲不塞水北入復河故道

三年五月河決蒲口兒等處浸歸德數郡遣官修築役夫七千九百二人

十年春濟寧真陽等州漕河時令鹽商每引輸鈔二貫助工

武宗至大二年七月河決歸德又決封丘

仁宗皇慶二年六月河決陳亳睢三州開封陳留等縣

延祐元年于金溝沽頭兩牐中置隘牐二以限船

自新開會通河路為大船阻礙餘船不得往來乃置隘牐濶一丈限大船止許一百五十料船行其後愚民嗜利故造減舷添倉長船至八九十尺甚至百尺皆五六百料入

牐動輙淺閼乃又于隘牐下約八十步河北立二石中開
相離六十五丈舟至量如式方許入牐長者罪遣退之
七年六月河決滎澤縣塔海莊東橫堤兩重二十三日夜開
封縣蘓村及七里寺復決平章姑馬赤親率本路及都水
監官併工修築堤岸四十六處役三萬一千四百十三人
泰定帝泰定二年河溢汴梁
三年決陽武堤汴梁樂利堤
文宗至順元年六月曹州濟陰縣以魏家道口黃河舊堤將
決募民夫剏修護水月堤東西長三百九步復于近北築

月堤東西長一千餘步功未竟水忽汎溢新舊三堤一時咸決明日外堤復壞急率民閉塞而湍流迅猛有蛇時出沒于中所下樁土一掃無遺

順帝至正二年河決封丘

四年夏五月大雨黃河水溢平地深二丈許北決白茅堤六月又北決金堤瀕河郡邑濟寧單州虞城碭山金鄉魚臺豐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東明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罹水患民老弱昏墊壯者流離四方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省臣以聞朝廷患之督大臣訪求

治河方畧

五年决濟陰漂官民廬舍殆盡

九年冬脫〻復為丞相慨然以治河為事帝集群臣議言人人殊唯都漕運使賈魯昌言當治乃奉旨請河上相視驗狀為圖以二策進獻一議修築北堤以制橫潰其用功省一議濬塞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其功費煩脫〻建其後策乃薦魯于帝大稱旨

十一年四月詔賈魯以工部尚書為治河防使進秩二品授銀印發大名十有三路民十五萬人廬州等戍十有八翼

軍二萬人供役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咸禀節度便宜興繕是月二十二日鳩工七月鑿河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畢諸埽諸堤成河乃復故道南滙于淮又東入于海帝遣貴臣報祭河伯召魯還京師論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特命翰林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文以旌勞績復從魯訪問方畧作至正河防記使治河者有所考據云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釃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别有四曰生地

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
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
不壅卑不潴慮夫壅生潰潴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
有廣狹〻難受水〻益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為岸〻
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
隳突則以殺其怒治堤一也有剏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
水堤有截河堤有護岸堤有縷水堤有石船堤治埽一也
有岸埽水埽有龍尾埽欄頭馬頭等埽其為埽臺及推卷
牽制薶掛之法有用土有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絙之

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為水所豁水退則口下于堤水漲則溢出于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源也此外不能悉書因其用功之次第而就述于其下焉其濬故道深廣不等通長二百八十里百五十四步而強功始自白茅長百八十二里繼自黃陵岡至南白茅闢生地十里口初受廣百八十步深二丈有二尺已下停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筭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停也南白茅至劉莊村接入故道十里通

折墾廣八十步深九尺劉莊至専固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通折停廣六十步深五尺専固至黃固墾生地八里面廣百步底廣九十步高下相折深丈有五尺黃固至哈只口長五十一里八十步相折停廣墾六十步深五尺乃濬凹里減水河通長九十八里百五十四步凹里村鈌河口生地長三里四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自凹里生地以下濬河身至張贊店長八十二里五十四步上三十六里墾廣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墾廣二十八步深五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墾廣二十六步深

五尺張贊店至楊青村接入故道墾生地十有三里六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其塞耳固缺口修堤三重并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通長二十里三百十七步文多不具載載其大畧云魯與是役實將治河之要後人惑于妖言謂元之亡始于此非也元政廢弛矣即不治河能保永世無虞哉

二十六年決小溉口達于清河北徙東明曹濮下及濟寧

朝高皇帝平定中原建都金陵長河如帶統江淮之外洪武元年河決曹州從雙河口入魚臺命大將軍徐達開塌場

口入于泗以通運

九年令揚州修高郵寶應湖堤六十餘里以捍風濤蓋因老人栢叢桂奏因發淮揚丁夫五萬令知州趙原督甃砌堤

十六年儀真縣重建清江閘東橋腰閘南門裏潮閘以蓄洩水利以通漕舟兵部尚書單安仁奏建

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陽山南由項潁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賈魯河復淤

大宗永樂元年尚書郁新請用淮安輕舟饋送沙河轉運黄河蓋自沙河泊陳州潁岐口入黄河陸輓入衛河輸北京

九年工部尚書宋禮濬元會通河築壩東平之戴村分汶水
四分往南達徐沛置沽頭等閘二十有一以時啓蓄
按國初定鼎金陵漕大江供餉遼卒由海運永樂都燕自
海運者由直沽達京自河運者由江入淮由淮入河至陽
武陸運至衛輝入河舟運至京至是濟寧州同知潘叔正
請開元會通河乃命禮等疏濬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
五里用汶上縣老人白英計築壩于東平之戴村橫亘五
里遏汶水勿東流令出南旺四分往南以達徐沛六分往
北以達臨清又相地置閘以時啓閉自分水至臨清地降

九十尺爲閘十有七而達于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有十六尺爲閘二十有一而達于淮議者謂昔之治河但避其害今之治河兼資其利語不虛也禮于漕河功第一南旺祠之

是年刑部侍郎金純濬故道引水自開封入魚臺塌場口會汶水經徐吕二洪入淮遂定之河運罷海運

十二年平江伯陳瑄請鑿徐吕二洪以通漕運更于洪口建閘

按宋元祐四年京東轉運司言清河與江浙淮南諸路相

通因徐州吕梁百步两洪湍浅險悪多壊舟楫水手牛驢
牵户盤剥人等邀阻百端商賈不行朝廷巳委官度地勢
穿鑿令若開修月河石堤上下置閘以時啟閉通放舟舡
實為長利此即瑄所鑿之道而當時開鑿之官邈不可考
十三年建淮安五壩運船經壩入淮
仁字壩義字壩在新城東門外東北自城南引湖水抵壩
口外即淮河遇清江口淤塞運船經此入淮禮字壩智字
壩信字壩在新城西門外西北引湖水抵壩以外即淮河
遇清江口淤塞則官民商船經此達于淮

十四年平江伯陳瑄疏濬故沙河置閘通舟

先是漕至淮安悉從府東北車壩入淮逆水行六十里至是瑄因宋喬維嶽所開沙河舊渠益加疏治置閘通舟踰年而功成漕人德之為立祠焉

宣宗宣德七年平江伯陳瑄築高郵寶應氾光白馬諸湖長堤以度牽道又開揚州白塔河置新閘潘家莊大橋江口四閘令江南糧船從常州府西北孟瀆河過江入白塔河至灣頭達漕河以省瓜洲盤壩之費

初江南舟由瓜洲車壩入漕河自白塔河開瓜壩棄不用

近白塔置壩舟行瓜儀

英宗正統四年都督武興奏揚州白塔河泄水閘不行仍造

瓜壩過舡惑于浮言故也

七年叅將湯節因洪水迅急數壞舟楫建議于徐州洪之上

流築堰遏水悉歸月河于月河南口設閘以壅積水勢至

景泰間水漲閘壞

十三年河決滎陽經蒙城至懷遠東北入淮又經曹濮次孫

家渡衝張秋潰沙灣全河南徙以達于海

滎陽之決東過開封城之西南又東南經陳留自亳入渦

口又經蒙城至懷遠東北入淮又衝張秋入海尚書石璞等相繼督夫十餘萬塞之弗績

景皇帝景泰四年以張秋久治無功遣都御史徐有貞往治之有貞上疏言河自雍而豫出險即夷水勢既肆又由豫而兖土疏而水益橫流于是決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故堤潰渠淤澇溢旱涸此漕途之所由阻也今欲驟堙之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決決止多方建閘壩以時節宣無益涸而後河可得而安時有撓其議者曰不能塞河令不爲患而開之令爲患

耶　上遣中使問有貞〻出二壺一竅五竅者各一注水而並瀉之五竅者先涸於是使者曉然知疏策之為良也歸報命而議決於是有貞作治水閘疏水渠〻起張秋金堤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濼經博陵壽張沙河至東西影塘渠成賜名廣濟凡河流之旁有不順者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萬丈架濤截流柵木落竹以石實之而鍵以鐵曰合土木火金平水性也又作放水閘于東昌龍灣魏灣閘有八度水盈過丈則洩皆通古河以入海上制其原下放其流既斷且宣用平水道當是時蠲瀕河民牧馬庸役以專

力河防役丁夫五萬八千決口始塞復于開封金龍口銅
瓦厢等處開渠二十里引河水濟運事不中制役以有成
六年漕運都御史陳泰修濬揚州儀真瓜洲河道
天順六年河溢決開封城北門
憲宗成化三年定濬儀真瓜洲二港之例
先是儀真壩下黃泥灘直河口二港瓜洲壩下東西二港
江潮往來通沙填淤潮不登壩舡不能行是年始定每三
年冬月江涸之時發軍民人夫挑濬一次
四年管洪主事郭昇鑿徐州外洪翻船等石三百餘塊鋪平

裹洪壩數灣又用石版甃砌牽路西長三百丈東長一百
五十丈濶五丈洪形象川字有三道曰中洪外洪裹洪
七年河灌新莊閘口至清江浦三十餘里淤淺不通漕司議
築壩于清江浦以蓄水令糧船俱從仁義二壩如故時車
過又于浦東西置壩二以助不給未幾濬通仍閘行
八年河道侍郎王恕請治揚州至淮安湖塘造閘磋引塘水
接濟運河
十六年甃吕梁洪二石堤長七十餘丈築石壩一百六十五
丈復於壩西築堤二十餘丈

吕梁洪在徐州東南六十里有上下二洪相距七里亦運

河要害

孝宗弘治二年河決原武支流為三一決封丘金龍口漫祥符長垣而下趨張秋衝會通河而奔放于海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溢蘭陽儀封考城歸德至宿州瀰漫四出不可禁議者至請遷河南行省避其害布政使徐恪持不可命户部侍郎白昂治之昂舉兵部郎婁性往協治乃築陽武長堤防中牟之決于滎澤縣楊橋開渠自中牟尉氏舊河由陳潁至壽州達于淮濬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歸德州小

壩地方經睢寧至宿遷縣入清河上築長堤下修減水閘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河入淮汴入睢々入泗々入淮以達海而水患以寧矣及巡視淮揚觀高郵之甓社湖舟常覆溺觸岸輙壞乃以治河餘功奏開複河于高郵堤東以避其患亘四十餘里舟行安流往來稱便賜名曰康濟河

四年漕運總兵官都勝請濬揚州揚子橋灣頭河道發丁夫萬餘渠中掘得都巡檢漢壽亭侯都統制觀察使印四顆

五年復決金龍口潰黃陵岡再犯張秋侍郎陳政治之弗績

六年又決張秋東堤奪汶水以入海是時議者謂河不可復宜復治海運而朝議弗是也命都御史劉大夏督治之時河流湍悍決口濶九十餘丈大夏行視之曰是下流未可治〻上流先導之南行且築長堤以防大名山東之患俟河頗循軌而後決可塞也於是發丁夫數萬濬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出徐以殺水濬孫家渡開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由中牟至潁以入淮又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灑爲二一由符離出宿遷一由亳渦會于淮于是沿張秋西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網聯巨艦穴而窒之實

以土至決口去室沈艦壓以大埽合且復決隨決隨築連晝夜不息決既塞繚以石堤隱如長虹又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下盡徐州作長堤亘三百六十里即今太行堤也而漕道復通役歷三時用軍民夫十二萬餘人鐵一萬九千斤有奇竹木薪芻不可勝計于是張秋之決始塞賜名安平鎮

武宗正德四年河決曹縣楊家口又決沛縣飛雲橋入運時工部侍郎崔巖役夫四萬二千有奇塞垂成暴漲衝蕩巖憂去侍郎李鐩代之四月弗績劇盗起遂停七年御

史劉愷築大堤自魏家灣起至雙堌集三八十餘里都御
史趙璜又築三十里續之
八年決曹縣以西娘娘廟口孫家口二處又兩漲娘娘廟北
焦家口衝決
十六年漕運都御史臧鳳請修復五塘灌民田資漕運管河
郎中楊最奏寶應湖極險當准高郵康濟河事例修築越
河以免沉溺
按五塘儀真陳公塘江都上下雷塘小新塘句城塘而寶
應越河則御史王鼎聞人銓員外范韶按察司仲本皆以

為言至萬曆十二年始行開桃馬

世宗嘉靖三年郎中陳毓賢請于寶應高郵湖堤建閘十座

以殺水勢

五年河溢沒豐縣城徙華山避之

是年御史戴金請濬堤下久壅河道

按子嬰溝接漕河下廣洋湖長沙溝通官莊亦入廣洋湖

劉家溝通羌溝溪望直溝出官河三里溝通七里溝出黃

頭溝寶應縣東門外起至泒星溝君師廟起至章思蕩葛

頭溝起至射陽湖以便泄水以通舟楫

六年河決曹單城武等縣楊家口梁靖口衝入雞鳴臺口

是年漕運都御史高友璣于瓜洲西江觜置瓜口閘時監

工者不慎致工人受賂築砌不如法鎮人後倡為泄水之

說閘竟不用

七年河決淤廟道口三十餘里河道都御史盛應期奏開趙

皮寨白河一帶分殺水勢又議于昭陽湖東岸鑿開新河

夫役九萬八千時以催督過嚴遂起怨謗用工四月以弗

續坐免

是年漕運都御史唐龍奏乞於三汊河口儀真上游之地

置閘以盡漕利

八年河從魚臺穀亭舟行閘面

九年河決塌場口衝穀亭水經三年不去

十三年又淤廟道口都御史劉天和役夫一十四萬濬之後

決趙皮寨入淮河南夏邑縣大丘回村等處忽衝決數口

轉向東北流經蕭縣出徐州小浮橋下濟二洪趙皮寨亦

塞

按水行趙皮寨向亳泗驟盛而東向梁靖漸微岔河口東

出穀亭之流遂斷運河淤塞既開復二洪涸阻本年秋冬

忽出小浮橋濟二閘之涸

十七年漕運都御史周金奏脩寳應一帶堤岸

時工部郎中涂棣畢鸞揚州知府朱懷幹通判涂相淮安

府同知陳昉協賛成工

十九年河決野鷄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二洪告涸兵部侍

郎王以旂等開濬李景高口支河引水出徐濟二洪閱二

年李景高口支河亦淤

二十六年河決曹縣衝穀亭都御史詹瀚築堤成而運道通

三十二年河決房村淤三十里都御史曾鈞役夫五萬六千

餘濬之凡二月而成

三十七年新集淤忽向東北衝成大河而新集河由曹縣夏邑丁家道等口出薊門小浮橋入徐洪七月淤凡二百五十餘里河趨東北段家口分六股由運河至徐入洪又分一股由碭山堅城集下郭貫樓散五小股從小浮橋入洪六股大溜溝小溜溝秦溝濁河胭脂溝飛雲橋五小股龍溝毋河梁樓溝胡店溝小浮橋三十八年至四十三年河行數瀆勢滑分瀉故無奔潰之患然勢分則弱淤之機也四十四年河決華山出飛雲橋分股入運河至胡陵城口淤

入昭陽湖舊河湮沒

舊河自南越沛縣上中下沽頭并閘處今淤平是年黃河水異常郭貫樓淤平全河逆行汎濫自沙河至徐州全河俱入北股至曹縣棠林集以下向北分二股南一股遶沛縣戚山楊家集入秦溝至徐北一股遶豐縣華山向東北由三教堂出飛雲橋分十三股或橫截或逆流汪洋入運河至胡陵城口散漫湖坡達徐

按漕渠去昭陽湖甚近嘉靖初盛應期督漕議作渠湖左以避河患鑿未半為異議所阻至是工部尚書朱衡躬自

行河尋應期所闢故迹視之以為運道之利無踰于此疏
請鑿之適耆民言昭陽湖東新河可開乃下工部覆議尚
書雷禮請如衡言奏闢新河從之
四十五年復决沛縣二三等舖衝運河
是年尚書朱衡同河道都御史潘季馴開新河凡役夫九
萬一千有奇八餘月河成自南陽至留城創新河一百四
十一里八十八步自留城至境山濬復舊河五十三里又
築留城至境山東堤五十餘里遏水歸秦溝
穆宗隆慶元年正月河南衝濁河雞爪溝從徐入洪六月內

山水暴發後淤新河之三河口尚書朱衡請開支河殺徬
沙二水之勢豎閘增堤外郄濁流內引溝泉灌注其內是
年漕大通利
按三河口在滕縣西南五十里以上源薛河沙河趕牛溝
三處之水俱由此會故謂之三河口本年三河口復淤乃
于薛河則築王家口壩豸裡溝等壩開支河引水由呂孟
湖出地浜溝干沙河則築皇甫等壩開支河引水會趙溝
等泉出滿家湖挖入南陽湖建閘九座一名利建屬北河
其珠梅以南八閘屬夏鎮壩十三處又薛河口石壩一座

南陽湖石堤三十餘里減水閘一十四座

三年黃河及南直山東河南俱大漲秋後海嘯徐邳豐沛一望無際尚書朱衡開回〻墓河上通昭陽湖胡陵城河口以洩坡水凡二千六百餘丈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奏開鴻溝廢渠自昭陽湖中以達鴻溝自鴻以達李家口自李家口以達回〻墓而東出留城閘河計長六十餘里墾民田數千頃三閱月告成滕沛利之

按沽沛舊河湮塞朱公奏開新河比舊河徙東三十餘里然新河餘流舊河積水猶浸昭陽湖至是開鴻溝廢渠則

新舊河俱淂宣淺鴻溝廢渠在新河以西昭陽以東乃往

年沙薛二水泛此以入舊河者自舊河淤而此渠亦淤其

半故廢今所開即此

四年七月黃河決睢寧縣曲頭等集數口兩分閉運道百里

淤重儲船九百餘潘季馴築塞決河水歸正道儲船盡出

五年河決油房等十一口都御史潘季馴役丁夫五萬開匙

頭灣塞十一口築縷堤三萬丈挑淤八十里故道漸復

六年決拷挑灣工部尚書朱衡河道侍郎萬恭題請創築徐

呂起至宿遷縣張林舖止兩岸堤各長三百七十里又徐

州北至柔城築兩岸堤各長三十里

時河道不敷題請德州倉銀派為五大工司道分理三月

而成

是年漕運都御史王宗沐奏黃河遷徙不常請行河道踏

勘凡係

陵寢當黃河南岸地方单薄之處務增加防捍以保無虞侍

郎萬恭更請建瓜洲閘自時家洲以達于花園港開渠長

六里有奇其年冬閘成一名廣惠一名通惠于是五總船

始下壩

上卷終